

風蕉



(期四九一第)

號月二

目錄

文藝沙龍

從武俠片的流行談起.....

吹捧和介紹.....

爲什麼?.....

論文

論賈赦.....

小說

會館裡.....

都市的攻擊.....

窈窕淑女.....

初戀.....

希望.....

散文

寄往水湄的信.....

雨落着，長長的大學路上.....

尋夢者.....

詩

致遠方的人兒.....

整個黑暗地帶的.....

悼一個同學.....

聖誕夜.....

黃崖(四)

黃原(六)

林丹(七)

依藤(二九)

原上草(八)

梁園(十八)

雅波(二六)

芳草(三二)

丁丁(四五)

慧適(十六)

鍾秋生(四三)

王開成(五二)

李谷川(十四)

葉曼沙(十七)

黃潤岳(二二)

藍平昌(二五)



蕉風月刊

第一九四期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December, 1968.

KDN 3144.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五三五一七

The Chao Foon Pres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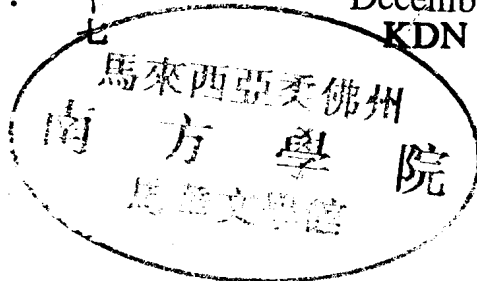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聯書局有限公司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編者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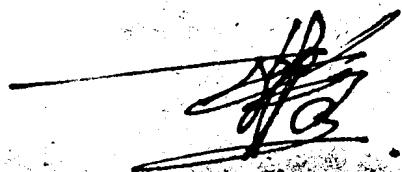
最近幾個月來，幾個地區的馬華文藝作者都在紛紛的籌備組織文藝研究會，希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展開文藝救亡運動，這的確是為奄奄一息的馬華文壇打了一支強心針，使它從死亡的邊緣蘇醒過來，使它的心臟跳得更強烈。這實在是一件令人興奮的消息！編者特在這裡呼籲本刊讀者和作者對這個文藝社團作全力的支持。

馬來亞大學華文學會於上月舉辦一個座談會，邀請了本邦新聞界、廣播界、文藝界等四位知名人士討論「從武俠片的流行看社會問題」，甚為各界重視，兩位新聞界聞人的講詞均見之於報章，有些讀者來信，希望能讀到文藝作家黃崖先生的講詞，本刊特徵得黃先生同意，將其講詞摘要刊在「文藝沙龍」。

葉曼沙是本邦極有前途的青年詩人，他的作品會為台灣文壇所重視，現在他已回返本邦，第一件事便是將他的新作寄交本刊發表，表示他重歸馬華文藝行列。編者盼望許多「文藝逃兵」都能紛紛「歸隊」。

原上草先生多年沒有寫小說了，「會館裡」是他的新作；這個短篇小說描繪本邦華人社會的某一面，甚為深刻。

黃潤岳先生的「泰山其頹乎」，帶着深厚的感情，句句動人，編者閱讀原稿時，哭泣再三。據黃先生稱，「龍牙十四年」一書將於明年初出版。



談.....賴瑞和(五一)

馬來文學譯介

彭古魯的養女(下).....耐寒譯(五三)

傳記文學

談饒百迎.....溫梓川(二三)

泰山其頹乎.....黃潤岳(三五)

封面

河邊.....木刻

定價：

零售(每冊)：馬幣三角 港幣六角

半年(六冊)：馬幣一元八角

全年(十二冊)：馬幣三元五角

長期訂戶之半年郵費包括在內。如須航空郵

寄，按郵局實際郵費收費。

從武俠片的流行談起

· 黃 虛 ·

在馬來亞大學座談會上的談話摘要

依我個人的看法，電影的廣義劃分，有兩大類：第一類是藝術性的，第二類是商業性的。藝術性的電影，是用藝術的手段，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反映這個時代，刻劃這個社會，表達人類內心對時代對社會的感受。

商業性的電影，是商人迎合這個時代、這個社會中的人類心理，製造出來的產品，雖然，它的出發點、手段和目的，跟藝術性的電影完全不同，但是，它是一樣的反映了這個時代、這個社會中的人類的感受。

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不管是那一類的電影，它都是時代和社會的產品，說得明白一點：有怎麼樣的時代，怎麼樣的社會，便會產生怎麼樣的電影。

所以，我們從電影中，可以很容易的瞭解到時代和社會的實際情況。

電影是一八八九年，由愛迪生發明的，那個時候的電影是活動的，但是沒有聲音。到了一九一二年，愛迪生才發明有聲的活動電影。從無聲電影的發明到今天剛剛好是八十周年。

在這八十年中，比較特出的電影有五大類：

第一，差利·卓別林的喜劇，這是無聲電影時代的最傑出的產品。差利·卓別林的喜劇，主要是在諷刺物質的文明，並且，表達人類在科學時代中的寂寞感。表面看來，差利·卓別林是消極的，事實上，他是積極的，他要我們去看看這個混亂的、不合情理的時代和社會，要我們清楚的瞭解：傳統的道德觀念已經瓦解，理智的世界已經粉碎。我們面對的是墮落和罪惡，面對的是危險和滅亡。在這種殘酷的現實之前，我們不應該是麻木不仁，不應該是袖手旁觀，我們要做的省察，對整個人類的存亡問題作一個反省。

第二類特出的電影是泰山。三十年前，泰山的片子非常流行，不但是小孩子喜歡看，就是大人也一

樣的感到興趣。泰山可以說是一個「超人」，他能够號召野獸，組織野獸，領導野獸，成爲萬獸之王，連大象、老虎、獅子都服從他，聽他的指揮。

第二類特出的電影是歷史英雄的傳記，在二十年前，流行一時，許多神化了的歷史英雄如大衛、參孫、摩西、拿破崙、成吉思汗、彼得大帝……等等都出現在銀幕上。

第四類特出的電影是占士邦。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在五年前，都是占士邦的崇拜者。占士邦和泰山一樣，也是一「超人」，他能出生入死，戰勝一切的敵人，誰也鬥不倒他，打不死他。

第五類特出的電影，就是我們今天討論的武俠片，三年來，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每一天，總有電影院放映武俠片，流行的情形可以說是空前的。在武俠片中，不管是俠客或是壞人，他們都身懷絕技，武功高超；他們的行動是「超人」的，他們的智慧也是「超人」的。他們能想出我們意料不到的事情，他們能發覺我們感覺不到的東西。他們的刀剛出鞘便殺死了人，他們的手一舉便會把人推出幾十尺遠，我們沒有看見他們的動作，已經有人中了他們的暗器應聲倒地。他們身中刀槍，還能够生龍活虎一般的和敵人周旋，他們受了重傷，不但不會死，而且，往往會很快的復原，不久又去找他們的敵人，大戰一場，結果獲得最後勝利。他們的行動越神祕，越受觀衆讚賞，他們的絕招越多，越受觀衆歡迎。武俠片真是使許多人好像瘋狂一樣，有的人看「大醉俠」會看五六遍，「龍門客棧」來的時候，五間電影院放映半夜場，一早就得去排隊買票。武俠是「超人」，武俠迷也成了「超人」！

從上面提出來的五類特出的電影看來，這些電影都能真切的反映出人類在這個時代、社會中的處境。除了差利·卓別林表現的手法比較不同以外，其他的四種，都是大同小異。從泰山到武俠，在影片中出現的都是神祕的英雄和超人。觀衆們喜歡看這些電影，是因爲他們深深的感到這個時代的動盪，這個社會的混亂，和人類面臨的危機。他們的內心無限的虛空、焦慮、不安，和絕望。所以，他們迫切的希望有神化的英雄或是超人出現，以想像不到的能力解決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所面對的一切困難，把人類從毀滅的邊緣拯救出來。從武俠片的流行，我們更看出人類對這個希望越來越迫切了。

人，畢竟是人，沒有神化的英雄。人是神聖的，偉大的。人，有能力毀滅，也有能力創造。既然，世界上沒有超人，也我們能够推毀一切的傳統價值，爲什麼我們不能重新建立新的價值呢？我們失去了自尊、自信和信仰，但我們可以設法恢復自尊、自信、和信仰。我們不能夢想神祕英雄和超人的出現，我們應該馬上從迷夢中覺醒過來，轉回頭，認清一切問題的根源，尋找出解救自己的辦法。只要我們能够拿出我們的勇氣和智慧，人類一定不會滅亡！

吹捧和介紹

• 黃原 •

6

「教與學月刊」慶祝八週年的時候，我在檳光學院裡會見院長蕭遙天、作家黃崖、依藤、陶焰、麥秀等位。大家都談得相當投機，沒有那種文人相輕的隔離觀念在作祟。蕭院長最健談，並當眾誦出其近作舊體詩，一一說明其中涵意，使我在無形中上了寶貴的一節課。在黃昏坐纜車下山時，我想到一個自己認為最重大的問題。

在我們馬來西亞、新加坡兩地，一些寫作者很容易養成一種心理，那就是：不喜歡看到有些同行被人介紹，尤其是善意、富有創作的批評者。換句話說，我們不喜歡看到別人的優點被介紹出來。比如說，某甲寫的詩很好，某乙把它介紹出來，其他的人便要罵為吹捧、出風頭之類了。

我認為這種態度是不正常的。因為，我們肯受苦寫作，為的是表達心中的思想感情，並希望得到社會人士的共鳴。現在，有一種力量去阻止社會人士對某作者的共鳴，這算不算是一種不獨裁的表現？某甲欣賞某乙的作品，某丙稱讚某乙的作品，這是很自然的。我們無權阻止他們那樣做。

一個作者的作品受到別人的稱讚，同行中的介紹，是一種強大的鼓勵作用。在這稿費不高、版位不夠、文藝作品不受歡迎的今天，如果連這一點精神的鼓勵都被壓制，試問，有那一個作者能忍受下去？我個人覺得，上述的作風，實是導至文壇沉寂的一個重大因素。

在馬來報刊上，時常可以見到作家的尊容。而在我們報刊上呢，有那一個主編敢這樣做，不被群起而攻之才怪！本來，作家是藉作品和讀者建立關係的，有時候仍不夠，需要作家個人的生活剪影作參考。我們在這方面，又限制了作家和讀者的聯系。

一個作家被人介紹，甚至舉國上下禮讚之，並不能說明他的作品一定是偉大和不朽的。人人稱讚，只是給它鼓勵，並不保証其最后是成功的。人人詛罵的作家，並不肯定他是廢物。歷史，將會給它最公正的評判，用不着當代的人，酸溜溜的不愉快。

我們生存於當代的人，將會發覺到一點，所謂成功者，實是一種幸運加上時間上的巧合，對於古代的成敗者，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褒貶。我們的任務在於發掘過去的，對人類有過貢獻者。在這一方面，我們對過去文壇的作家有什麼認識和介紹出來呢？

我們不容否認，對過去的作家知道很少。因為，我們遵守傳統——作家是不許人介紹的。還的不說，

在這近十年的發展，有些地方，仍會使人搞不清楚的。

然而，任何人也不容否認，馬華文壇確實產生過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可是，他們是誰？他們是那一流派的？他們的代表作是那些？他們的作品裡有什麼特色？他們比當代同一流派的作家有什麼不同？他們對現在的流派有過什麼貢獻？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這，恐怕便很少有答案的了。

因此，我們在這時候，應該大力提倡介紹、批評、發掘作家的風氣。不管是友誼上的吹捧也好，只要能使讀者們去關注，作者們去批評就夠了。不要害怕被人罵為吹捧，不要被人譏諷是出風頭而倒下去，我們目前的任務，原是草創式的，混亂等于熱鬧，等于培養這方面正確的工作，一時的歪風，原不足吹動大局的。

最後，我有一個提議：最好是每年選出詩歌、散文、小說、論文的一位傑出者，大家撰文批評、歌頌、甚至咀罵，讓傑出者尋出自己的長處和短處；讓可憐的讀者們，知道本地薑很辣，有這麼樣的人材！這，不是替沉寂的文壇帶來一點生機嗎？

爲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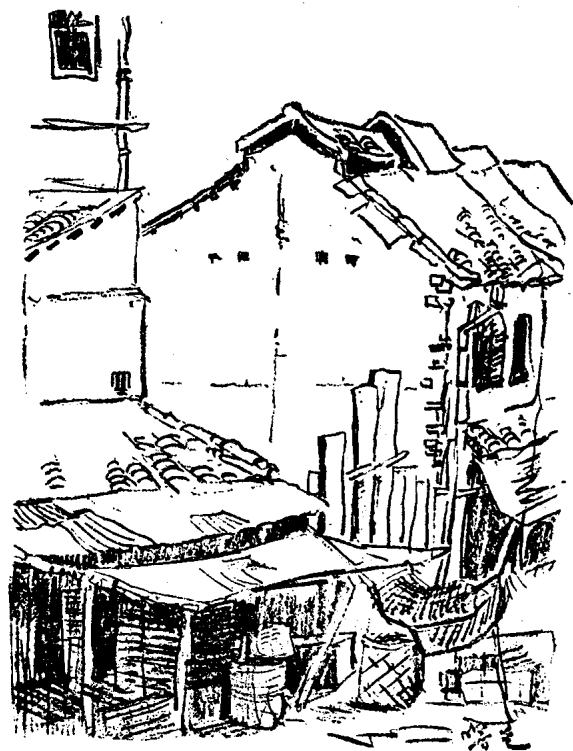
• 林 丹 •

爲什麼報紙上刊登的電髮女郎出國學藝的報導比一本文藝書刊的出版消息還要顯著？並不是我輕看電髮女郎，但我總覺得在馬華文壇低潮的今日，一本文藝書刊的出版應該是一件大新聞。

爲什麼一個中學生請華文教師介紹馬華文藝作者和作品時，往往得不到答案？是馬華文藝作者和作品不值得一提，或是那位教師從未看過馬華文藝作品和注意馬華文壇活動？

爲什麼許多書攤和書店都改爲以出售唱片爲主，以出售書刊爲副？難道一張「夢中的情人」唱片會比一本文藝小說有價值嗎？

爲什麼從香港、台灣來的黃色小說能霸佔市場，而嚴肅性的馬華作品無人問津？
爲什麼賭馬的有馬會，打麻將的有俱樂部，舞女有同業會，而從事文藝寫作的人却什麼會都沒有？
爲什麼賣魚的可以得到 PPM，而文藝作者走路都得低着頭？
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



會館裡

■原上草■

「財庫！財庫！有人找你——！——！——！」

會館的雜役亞水站在房門外叫，一壁敲着門板，一壁斜起一隻眼睛朝門縫裏瞧。

座辦老王在輕輕的被褥上縮得像蝦米，很不滿意的醒了過來。桌上那盞五燭火的電燈還兀自散出光明，雖然已是早晨的天氣，因為昨夜下過一場雨，太陽光竟遲遲地不會透過那面朝東的玻璃窗，樹上很靜，房裏的空氣的情調真叫人舒服。

「鬼叫一樣！你不知道我正在睡覺嗎？」座辦先生真的想罵出來，但還是按在喉嚨頭。於是，伸直了

兩條竹竿似的毛腿，把手掌按在嘴邊，用力呵出一口氣，然後：「什麼人？」

「一個女人。」雜役說得像唱歌。

「一個女人？」老王慢慢思索，精神彷彿不打一道來，猛地從被褥上一骨碌彈起身，體力比往常健壯了好幾倍：「你去，告訴她我就……」

辦公室旁邊還有兩檯麻將尚未會完場，幾個滿臉倦容的玩客呆坐在濛濛的烟霧裏牌聲疏疏落落，顯得有氣無力，偶然有人發出一聲冒罵，聽去都是含含糊糊的。

老王目不斜視，脚下如同踏着彈簧。等到一眼見

到那個不速的女客時，他真想回去再睡一場覺。

「咳！——咳！」他乾嗽幾下，無限勉強地仔細打量一下對方。——那是如何糟糕的一位老女人，疏疏落落的頭髮在腦後打成一個髻，頭上蓋着一方黑布巾，連身上的衣服都是黑色的，脚下貼着一雙夏涼拖鞋，鞋底差不多都不見了。

「財庫！」這個老女人恭恭敬敬的打個招呼，極力想裝成笑容，臉上的皺紋往眼尾邊擠，看去更蒼老得多：「吵醒你了，嗯，真不好意思……」

座辦先生已經端正地坐好，總是老覺得不怎麼舒服，背脊上像壓着幾千斤的重物。他聳聳肩，肚子裏不住地自然自艾起來：「挨夜真不好受，唉！……」

「財庫！」老女人又叫了一聲，怪親密的。

「呃！」財庫在鼻孔裏應着，從褲袋裏掏出一根折皺了的香烟，兩隻手揉呀揉，再對準桌面輕輕敲幾敲，低下頭在桌上四處亂找。

「亞水！」他朝向屋裏叫：「我是怎樣吩咐過你的？凡是放在桌面上的東西絕對不能動，遇到有人客來多麼不方便！我的火柴呢？」

雜役從相反的彈簧門外探進一個頭，細聲細氣地：「在你背後的櫥頂上不是還有一大包嗎？」

「這個我不知道，難道還要你教？」座辦先生大聲喊起來：「我問的是桌上這一盒，昨天整天都放在這裏的，我明明記得，一轉眼就……」

「財庫！」站着的老女人感到有點不自在，不知道該不該把她來這裏的意思說出來。末了，她還是趁

着對方找到火柴燃上香烟的時候，把心一橫：「我有一件事想求你，就是——就是我的亞貴……」

「你的亞貴怎麼啦？」財庫用眼角瞄了瞄，一隻手肘擱在桌面上，忽地觸電似往後一縮，用手指輕輕摸了摸，又大聲嚷起來：「亞水！你一個早上究竟做些什麼事？桌上的灰塵也不掃一掃，人客來到看見了，還像什麼樣子？」

彈簧門外又探進一個頭，只一會就不見了。那個老女人恭恭敬敬地等待對方停了口，然後嘆了一口氣：「不要談啦！一談到他就傷心，你知道他今年多大？差三個月就足二十五歲了！二十五歲的人還不知道自愛，你看有用沒有用？」

座辦先生狠命吸了一口烟，在烟霧裏直皺眉頭。他早已知道這個老女人是在清早就出來沿街賣肉丸粉的，亞貴是她的獨生兒子，和他老王非常合得來，而且打得一手好麻將，彼此坐在一起挨夜不知有多少次。可是，今天打早他的老娘到來這裏指名找他老王，事情就顯得不平常。

接着，他把右腳疊在左腿上，背脊儘量向後挺，表示一種認真的神氣：

「你說什麼沒有用？」

「就是他呀！財庫，你想想看，他的爸爸多麼辛苦，千託人，萬託人，好不容易有一個朋友幫忙，在巴利同人賣猪肉，錢雖然不多，但總是正事，你說是不是？他呀！他就是那個壞脾氣改不掉，收了橫，家裏常常找不到他，明天猪肉檔也不去，人就像鬼給攝

走了！」

肉丸婆一口氣說到這裏，兩眼直瞪着對方，似乎要等待別人替她解釋一下。

「真見鬼！這些事怎麼找到他老王頭上來了？」座辦先生肚裏咕噥着，嘴裏極不自然地：「唔！唔！」

「你知道他躲在什麼地方？做些什麼好事？起初我還不知道，後來，後來住在我屋後的光頭佬告訴我，亞貴常常到這裏來打麻雀，是不是？財庫！」老女人傍着檯子，把臉孔湊前了一些，喉頭直咕咕响。

「這並不是什麼大事情，逢場作戲，打打麻雀，湊湊脚，一個人是免不了要消遣消遣的呀！」老王說得很隨便。

「真想不到，我的亞貴一下就學壞了！他以前，以前不會賭博的。」停一停：「財庫，你比較明白，他時常和那幾個一齊賭博？」

對方怔了一怔：「會館裏這樣多的人，我怎麼能記得清楚，還有什麼事嗎？」

「沒有事我就不會特地來找你先生了。」老女人朝彈簧門外一指：「你看，我的肉丸担子還放在『五加基』呢！事情不對你先生說個明白，我做生意也就不安心。」

眼見在一時三刻之內，這個討厭的老女人一定不會離開的，老王偷偷打量從天井透落下來的光色，想起這時自己早該坐在亞表的茶店裏，左手提着咖啡盃，右手執着報紙尋找花邊新聞了。不然，也應該和亞

表他們激烈地辯論着越南戰爭，和其他的世界大事。現在，卻陪着一個莫名其妙的老太婆在瞎纏，真是做夢也夢不到的倒糞事。他用力把烟蒂往烟灰缸裏插，一面皺起眉頭。

音樂室裏忽然「叮冬！」一聲响，接着落雨般的揚琴聲瀾漫在沉悶的空間，但聽在老王的耳朵裏卻不怎麼快樂。他乾嗽着，慢條斯理的走到天井邊往水溝裏吐口痰。

「肉丸婆！」他靠近對方身旁站一會，彷彿要比高矮，然後負起雙手，瞧也不瞧的走去坐好：「你知道我還有許多要緊的事等着辦，不能等得太久，還有什麼事嗎？」

老女人垂直的站好，爲了要把說話先想妥當，便笑了一笑。

「財庫，你也常常打麻雀嗎？」

「你問這個……唔！是的，怎麼樣？」

「沒有什麼，我只是看你的氣色不太好，一定是打麻雀時熬夜太多，對不對？這樣下去不太好，輸錢還是小事，最要緊還是有損精神，壞了身子。」

「我知道，我知道！」座辦先生不自覺的摸摸下腮——腮下長着疏疏落落的黃鬍子。

「我今年六十多歲了，什麼事情不見得多，我是對你說老實話。」老女人顯然爲了對方的讚許而開心，接着舉出一兩個例子，那些人怎樣的不注重睡眠，結果把生龍活虎般的身子折磨成了癆病鬼，終年和藥打交道。

「你不信我可以帶你去問。」她補充說：「住在那裏上下的人有那個不知道！你先生是新來的吧？那又怪你不得了。」

座辦先生沒有聽明白人家說些什麼，只顧捧起一隻脚板，用力在脚趾縫裏搔，半閉着眼睛，全全全意在享受那種特異的好滋味。揚琴聲不知什麼時候停下來，耳邊似覺很清靜，他連忙睜開眼睛，靠天井的出入口處多了一個人。

「我以為是誰，肉丸婆，清晨打早到來有什麼事呀？」那個人穿着一件線衫，可能是天氣寒冷點兒，兩隻手環抱在胸前，兩隻肩頭向上聳得像筆架，對着眼前的人裂開嘴脣，只見兩排紅裏透黑的牙床肉。外，大聲叫起來：「沒有什麼事，沒有什麼事，我想順便來找財庫談一談，就是我的亞貴那個鬼呀！……」

那個的背脊陡地一挺，看又似乎年輕了十歲，顯然是爲了別人提起他已過去的光榮稱號，而在心中有了過份的激動。

「亞貴？亞貴什麼事？」他說着，只那麼一閃，面對着鬱鬱寡歡的座辦先生：「烟仔有沒有？給我一支。——」

「你看見他在什麼地方？」老女人問。

「就在這裏打麻將。」

「那還會有錯嗎？」老女人嘟囔着：「我一猜就猜到，除了這裏，我想不到他有什麼地方好去——」

「甲巴拉！」

那個來不及從別人手裏接過香烟，趕緊一個立正的姿勢。

「下次如果你看見亞貴又在這裏打麻將，就麻煩你——我看你也不常打麻將的？」

「這個……已經好久不彈此調了。」「甲巴拉」半閉起眼睛，像有不勝今昔之感。忽然臉色一整：「肉丸婆，你可能不知道，亞貴拉得一手好胡琴哩！我們就在那裏和過絃，你問財庫，看起來他是非常有天才的，真是——不過近來他不拉胡琴了，興趣完全在打麻將上面，唉！這個人……」

老女人等到對方搖完了頭，也跟着搖搖頭：「他就是這點不長進，好的不去學，拉胡琴也是一門——一門好手藝，賭博就不同，丟了正事，學壞脾氣。財庫！我真不明白，他怎樣又學會了打麻將的？」

座辦先生一直無精打采，冷不防問到頭上，不覺吃了一驚，還是那個過氣的「甲巴拉」接了腔：

「還有什麼啦！你不知道這裏是會館？坐下來除了打麻將你想做什麼？真有幾個學我一樣來這裏彈琴作樂的？在旁邊看得多了，不會的也要會囉！」

「那個斬千刀的！誰叫他來這裏看呢？他的老子沒有，我更不必說，一天到晚挑着担子在外面走，想要賺人兩占錢，從來不去過問他的事，哼！好呢，他竟敢走到這裏來……」

「肉丸婆！」牌桌那頭有人高聲叫。

「那個叫我？」老女人伸長脖子問。

「肉丸靚不靚？給我一碗米粉來！」

「等一下好不好？」不再等別人的回話，這個又滔滔不絕的數說她兒子的如何豈有此理，話裏行間，對會館方面好像也有點不滿意：「爲什麼一定要給人打麻將呢？賭博有什麼好，那些人也真奇怪，好像都沒有事情可以做一樣，從早上賭到晚上，從晚上又賭到——財庫！看樣子這些人是從昨晚晚上開始到今天早上的了？」

「唉！這個老傢伙……」老王打肚裏冒了一句，光燦燦眼睛。不知要如何打發這場不愉快的座談會。

這裏，簷角掛着烟捲，低着頭來回走了五趟的過氣「甲巴拉」一拾臉，差點兒碰在老女人的身上。

「肉丸婆，你的意思正和我的想法一樣，會館爲什麼一定非給人打牌不可呢？使到青年人都壞了樣！」他無限感觸似嘆口氣：「當初到底是誰的主意？真該打一三板子才對。」

「肉丸粉！肉丸粉！」雜役亞水悄悄走進來，望望這個又望望那個，對着老女人大聲喊：「三碗！聽見了沒有？走呀！」

「你這個人真是太不懂規矩，人家正在講着正事就——什麼？那個人請客？我也一碗怎麼樣？」嘆完一口氣的「甲巴拉」向着天花板問，不等回答就：「可以了，可以了，肉丸粉多一碗，嘖！嘖！」

「等一等好不好？」這個老女人似乎對這場生意並不十分熱心，全副精神都貫注那個對她表示同情的瘦臉上：「是呀！爲什麼會館一定要給人打牌呢？我

見得多了，差不多都是一樣，不打牌好像就不成會館，不夠熱鬧，我真奇怪，政府也不來禁止，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我就贊成禁止，澈底禁止在會館裏打麻將！」「甲巴拉」環掃了在場的人一周：「爲什麼大家不能玩玩音樂，拉拉胡琴？既不花錢，又可以輕鬆一下心情，將來還可以組織一個音樂隊，出場表演，咳！那時候對會館也有名譽，多麼光榮！你們大家認爲我的意見怎麼樣？」

在場的人好像都沒有意見。老女人只是裂開嘴巴笑，雜役楞楞的瞧着說話的人，座辦老王半閉着眼睛對着壁上的時鐘——已經是九時三刻多一點了。

「今天早上到底行了什麼運？」他嘟囔着掀一掀半邊麻木的屁股，把一隻腳伸得老遠，又抽回來。

「說真的，我早就想把這個意見在會議桌上提出來！」「甲巴拉」把臉色一整，斬釘截鐵的：「絕對禁止賭牌，提倡正當娛樂，大力改革會館原有的壞風氣——喂！你知道下一次的月常會議在什麼時候開？」

「什麼？」座辦先生發覺那個的手指點着他：「這個，這個，你問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要以會員的身份，仗義發言，告訴他們會館的宗旨，應該是服務社會來造福會員爲原則，不是教一般青年人來學打牌，像肉丸婆的那個亞貴一樣，明明拉得一手好胡琴，卻叫他去學打麻將，誤了他的天才，這到底是誰的罪過？」——亞水，你又試說一說！

「不要老顧着『抽水』，分『甘仙』。」

「什麼會員，早就因欠下近兩年的月捐給開除資格了！」座辦先生暗裏說，「正眼都沒瞧對方一下，還是雜役亞水意外地給人指名道姓，慢慢就顯得不滿意起來。」

「說什麼鬼話？」他打鼻孔裏哼了聲：「拉胡琴，難道拉胡琴拉得到來吃嗎？」

「站住！」「甲巴拉」搶近了一步：「你說，你說打麻將又打得到來吃嗎？」

「人家有錢打，你沒有，自然說不好了。」

「你，你，你——你就看不起我？」過氣的「甲巴拉」感到有點頭暈，喉嚨頭老像有東西堵塞着。他想起了對方胆敢看輕他的原因，就是他的輝煌事業早已成爲過去，不幸又在當年染上幾口芙蓉癖，三餐一宿更是成了問題，妻兒爲了要活命，自自然然就不別而去，剩下他一個人沒有地方走，日日夜夜只好在這間有點兒關係的會館裏打轉，求人周濟周濟，就是那個豈有此理的亞水，對他老人家也施過多少恩澤。不過，現在他還不能考慮：「難道我以前沒有打過麻將？我呀！打一晚上輸去的錢，够你亞水挨上十年新客，你相信不相信？真是狗眼看人低！……」

他繼續發表了一些以往的光榮史，比起現在一些當紅的名人，他們好像都微不足道。突然轉而想起昨天向那個狗眼傢伙借一塊錢不成功的事，氣更盛了些。

「你到底是什麼東西？」他噴着吐沫星子：「不要以爲可以分得多少『麻雀水』就眼珠生在額頭上，

早上幾年前，你亞水還有資格同我當面講話嗎？——肉丸婆，你是最清楚的，對不對？」

「噤！……」時鐘敲了十下。

「唉！話兒說到那裏去了？」座辦先生搔後腦勺，用力嗽了兩聲。久久等不到說話機會的那個老女人又眉開眼笑起來：

「財庫，那是真的，我認識他有二十多年，那時候——呃，單單紅毛樓好像就有兩間，是不是，『甲巴拉』？」

「唔！」那個鼻孔朝向天花板，往日的榮光，彷彿一下子都從天花板上轉回來了。

「後來，後來——唉！」肉丸婆沒有說下去，歛起笑紋，細細打量起來，就像那個落魄者今天有了奇異的地方。

麻將檯那頭有人高叫：「亞水！亞——水！」

雜待亞水昂高下巴，並沒有回話，一旋身走出辦公室，立刻呼出一口大氣：「噓！」

辦公室裏有暫時的沉默，天井邊的太陽光逐漸往裏爬，差不多要爬上那面透光用的玻璃窗邊沿，空氣開始發出燥熱。

老王懶洋洋地離開椅子，一隻手按着桌面，手指就那麼輕輕敲擊着——他想到沒有任何理由要留在這裏和人家對耗時間，是開口叫人家先走呢，還是自己不聲不響的溜掉。

靠裏的出口處有人閃了進來。

「肉丸婆，肉丸粉還不拿來？人都要走了啦！」

亞水粗着嗓子喊，一閃身又不見了。

「來了！來了！」這個滿腹心事的老女人，口裏應答着，脚下卻沒有移動，因為座辦先生的舉動，卻叫她吃驚。

「財庫，你就要走嗎？」她問：「我那亞貴的事就拜托給你了，千萬替我管教管教，不要讓他再打牌，一個後生人什麼不好學，就學拉胡琴我也喜歡——」

「甲巴拉」，你說得很對，會館要禁止賭牌，你什麼時候就在開會時說一說，我真高興……

「唔！你應該先把肉丸粉拿來才對！」可憐的落魄者似乎從漂渺的境界中定過神來，發覺一個早上尚沒有點兒東西進到肚子裏。

「那是一定的，肉丸担子就在外面。」她向外頭一指：「隨時要，隨時到，算起來不到十步腳——啊！我記起來了，你們有沒有見到亞貴？昨晚就沒有回過家，這個人哪！……」

「我知道，我知道！」座辦先生連忙打了岔：「哦！不知道，不知道，你放心好了，見到他時我自然會——」

亞水，昨晚上的『水錢』收得怎麼樣？」

雜役偷兒樣的又從門外伸進一個頭，望了望老女人，再匆匆的掃過那張令人憎惡的骷髏臉，然後走進來站着，從桌角抽出一本記事簿，掀了掀：

「現在又一『什』，連昨晚上一——一、二、三、四……兩檯共十五『什』，『水錢』共……」

「得了，我自己會算！」這個一手搶過簿子，卻把它掩上，伸手打個懶腰：「哎！今天早上怎麼這樣

疲倦——肉丸婆，怎麼你還站在這裏？客人都要走囉！」

肉丸婆還有什麼要說，怔了一會，覺得要說的還多着，卻想不起從那裏開始，只好那麼一笑，慢慢扭轉身體。喘着喘着的過氣「甲巴拉」望着消逝的背影，這才像破了口的輪胎似長長吁了一口氣。

「你剛才說『水錢』一共收了多少？」他向檯邊擠了過來。

「你，你不是要禁止會館賭牌嗎？問這個做什麼？」雜役半認真半開玩笑的頂了句，向座辦先生擠了擠眉頭。

「我說呀！你真是一竅不通！」「甲巴拉」的臉拉長了，手指就戳向那個的鼻尖，回頭有意無意的望了那面彈簧門一眼——正是肉丸婆出去的地方。壓低聲音：「說是一回事，難道我要在一個做母親的面前，贊成她的兒子進來賭牌嗎？」

「你可以不說話嘛！沒有人要你幫她說話呀！」

「替她說話？什麼叫替她說話？天理良心說一句，我說的話算是幫她還是真正的道理？你說！何況我還欠她一些錢呢！」

座辦先生連忙把手一擺，深深吸了一口氣，在室內踱起方步來。

「我也知道賭牌不好。」他像夢囈似：「但會館的經費呢？什麼也少不了錢呀！向那些老板們樂捐嗎？嘿！他們名譽要，錢卻不好談，倒不如叫大家來玩玩，抽點兒娛樂稅補貼補貼，名雖然不順，但熱心公

益都是一樣，錢充足，會館就辦得更精神，我們辦事的人也就有功勞了。像你來說——「甲巴拉」！沒有這間會館，你也不會像神仙一樣的快活呀！什麼胡琴，什麼肉丸粉，統統是鬼話！」

那個沒有答腔，豎起耳朵聽聽裏座的動靜，像來時一樣把雙手操在胸前，裂開紅黑相間的牙床肉，在門邊那麼一閃，立刻聽見他那吵啞的喉音在劈拍的牌聲裏響起來：「我的一碗呢？我的……」

雜役亞水老是那麼匆忙，一會溜出去，一會又跑進辦公室裏來，手裏挾着一枝原子筆。

「又一仆，嘻！」——「財庫！」他見到尚未離開的老王，打心裏高興出臉上來：「馬來雞沖涼了，少一隻腳，你正好湊四腳！」

老王吃力地瞪了他一眼，摸着下腮疏疏落落的黃鬍子沉吟一會：「我嗎？唉！昨晚上一夜沒有睡，現在又——呵！呵！……我想休息一下。」

雜役的笑容消失了：「不來，那就要散了呀！」——「散了？那不好！我看——」座辦先生輕輕走過一旁，嘴巴對着那個的耳朵在吹氣：「噓！亞貴正在樓上睡覺，等會老太婆走了，你叫他下來，我先打幾手，聽到沒有？」

雜役的苦臉上又開了花：「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知道什麼？還不走開——哦！你又……」

在半截的彈簧門上面，冒出一個蓋着黑包頭的女人臉。

「財庫，我差一點又忘記了！」肉丸婆搖搖擺擺的走進來，一隻手按着肚子：「我的月捐大概有兩個月沒有繳了，我們是窮人，你千萬要原諒，本來要是我的亞貴懂得做人的話，也用不着我來勞心，把應該繳的月捐也欠下幾個月，我真不好意思，哪！財庫，這就要麻煩你查一查看，有時間嗎？」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你伯母真是熱心，難得，難得！」座辦先生嘴裏不住稱讚，心裏卻想：「這一個老太婆多麼囉嗦，會館當初也十分失策，少收她一個老太婆入會，不見得就要關門大吉呀！……」

致遠方的人兒

李谷川

背起了憂鬱，

走向那遙遠的一方，

有誰知道你心的創傷？

是誰帶給你安慰？

陽光吻不乾心底淚痕，

雨水滌不盡心底憂傷，

也只有我能告訴你——

我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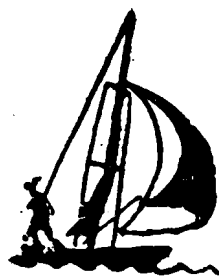
別了，

我那遙遠的人兒。

寄往水湄的信

■ 慧 適 ■

16



還要纏綿呢。

今晚也下雨的。聽沙沙的落雨，打在窗外葉子上的回聲，對妳的思念，也像雨水一樣氾濫起來了。

王葛有一本詩集，叫做「雨天的詩」，封面是我設計的，妳還記得嗎？天是淺藍的，地也是淺藍的，淺得有點接近灰色。在一個角落裡，有個小小的圖案，那是一對並肩撐傘的情侶，站在一架絃琴裡。除了微微的水滴，那些琴絃，在彷彿間也好像是雨絲。那是我一時興致來潮的剪貼，並非創作，但却意外地贏得一些朋友的喜歡。

我想告訴妳的，並不單只是這些。妳還記不記得，他那首叫做「暮雨」的詩？有幾行是這樣寫的：天已經黑黯下來了。我倚立在窗前，

首都近來是多雨了，水湄是不是也常常下雨呢？

有時是早上下雨，有時是下午下雨，也有時是在晚上下雨，而且一下雨便是不停不休的幾個鐘頭，真比纏綿的情人

沒想扭亮電燈。窗外正下着雨。

聽雨聲輕敲着瓜葉，

像隱隱萬里外的回聲。

他是個教師，又居住在鄉下，所以能寫這樣的「雨天的詩」。他又說：「雨，對我是個重要的因素」。詩集中的閑情逸致，更是令過慣都市生活的人羨慕不已的。

最近見到他，他正忙於長校。提起寫詩，他搖搖頭，只好苦笑了。

我忘了對誰說過：雖然生活在城市已好多年了，但我依舊是個鄉下佬，拒絕與城市文明同化。

特別是一旦下雨了，好像今夜，在沙沙的雨聲中，尤其容易想起那些田園的景物。只是，那些茅屋，小橋，青山，稻田……彷彿都離我愈來愈遠了！

寫到這裡，窗外雨聲依舊，但寒意已重。唯一的溫暖，是當想起百哩外還有一個為我祝福的妳。

如果水湄也下雨的話，願這封短箋送到妳手上時，能給妳帶來一片雨後的陽光。祝福妳和一切愛人與被愛的人！



整個黑暗地帶的

· 葉曼沙 ·

神父在手術台上

喃喃地

爲自己作最後的禱告

也有鋼的城市，自廢墟

轟然倒塌

也投影，在湄公河兩岸

一株很虛無的

西伯利亞的針葉松

而背上整個黑色地帶的

烏鴉，翩翩飛來

散佈病菌和謠言

如一群不詳的假先知

推倒地獄，移開戰場

以一隻縫合的無可奈何的

斷臂

人類和螞蟻，在天秤上

第一次秤出同樣的

比重和價值

否定存在，存在依然

依然循着那條過時的定理

惟死亡之塔站得很高

高得超出了天堂

惟這是一次最痛快的

流血，使太陽噴火

大地感到微醺

每一個人，都是走索者

找生活理想麻醉

在很悲劇的鋼線上

而明天在魔鬼手中

隨意安排，或且捏成

任何一種樣子

飢餓，坐以待斃

疾病，坐以待斃

絕望，坐以待斃

當盲目的子彈出發後

世界將在不斷的旋轉中

旋轉成寂寞的蝙蝠的墳場

旋轉成一群兀鷹爭食

的天空

都市的攻擊

■ 梁 園 ■



在一項非正式的學者、文化工作者的聚會中，濃鬍子的社會學權威，阿刺伯人、波斯人、巴坦基坦人和馬來人的後裔，賽·那吉，必不放過每一秒鐘，推銷他的社會學權威的新理論——如何防止都市的攻擊。

而就在這時候，作家、新聞工作者，高瘦者牢騷滿腹，自稱一百巴仙土地兒子的拉查利，氣喘喘的從樓梯下爬上來，找到一個空位置，盤膝坐下，劈頭就大聲叫：「可敬的賽那吉博士，社會學權威，原來你又在這裡賣膏藥了。我不是對你、你的學歷和你的地位感到不敬，我是反對你那一套，什麼怪名，好像是防止誰的怪論，……哈哈，我說，現代學術越來越鑽牛角尖，簡直成爲上流社會閒空時無聊的玩意兒了，像高爾夫球、保靈球、檯球等等……等而下者，社會學者就像政治捐客，用誇張的語言去製造自己有利的氣氛，說什麼社會面臨危機啦，治安受到威脅啦，種族主義抬頭啦，……其實，可恥！打開天窗說亮話，社會還是平靜無事！但他們已從中混水摸魚，撈到一筆了。博士，我反對你的誰攻擊誰的怪論……。」

賽·那吉博士受這一頓謾罵，黑長鬍子像直了起來，大眼灼灼發亮，很想採取行動上的攻擊性。可是，那斗大頭腦深藏的智慧和，社會上可敬的地位，叫他忍耐別人的攻擊，因此，他反而寧靜地微笑起來。他體格高大結實，如一座小丘般坐在拉查利的對面。他的反對者，正待說下去，屋主哈志道勿的兒子突然進來：「你的電話，因仄拉查利。」

拉查利聽過電話，一言不發又匆匆下樓。他是報館的紅人，深受各方面的看重，今年初擢升他為高級記者，月薪五百五十元三角捌分。他那向外面張開的耳朵，大口隆鼻，顯示精力絕論的包打聽招牌。此刻他接到一位朋友的通知：文良港那裡一間青年俱樂部，有幾個馬來青年正鬧得要開片。本來，他專門以社會上流人物為採訪的對象，比如律師、醫生、政治家、工商巨子等，一般小市民的械鬥，不在他眼裡的，或者他可以委派別的同事去採訪，不過，這事情剛好發生在文良港，對象又是巫人，他有一種預感，一定和他弟弟末諾有關，於是，他匆匆忙忙駕車絕塵而去。

我國獨立後，首都人口迅速膨漲，建屋業如雨後春筍，令人體會到新氣象。一向知足常樂的馬來農家子弟，受到政治性的感召，經濟上的吸引力，紛紛擁入都市來。有些找到了理想，像拉查利等幸運兒。可是，末諾就比較差，他僅謀到一份巴士售票員短期的替工。因此，他籠邦在長兄的洋房裡，鬱鬱不得志，不工作時，四出遊蕩，儼然一個花花公子。

拉查利非常急促推開屏風，一看，可憐的弟弟，頭破血流，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俱樂部空無一人，傢俬雜物擲滿各地。他扶起末諾，看見末諾胸部一起一伏，心裡安定下來。他立刻把傷者載到中央醫院。並虛報說是末諾不小心跌傷的。醫生給傷者打了針，敷上藥，說不必住院，拉查利心中放下一塊大石，把弟弟送回家裡，再上哈志道勿的家，時間太晚，客人們

散了，包括賽那吉博士在內。

拉查利快快離開，上報館寫新聞。當然，末諾的事，他是不寫的，因為家醜不可外揚。不過，他知道弟弟確實不爭氣。講學問，末諾考到聯邦文憑，他才馬來小學畢業；講天才，他平平凡凡，末諾卻才華洋溢。自從吉打州華玲來首都，末諾在他奔走下，嘗試過各種不同的職業。華人僱主極樂意聘用，但末諾不喜太過勞力，和在陽光下的工作，因此，白領階級作不成，便大嘆畢業即失業了。

末諾不願意回去幽靜的農村，既來到都市，享受到豐富的，有趣味的物質生活，中產階級的標準，一切都太過迷人了，他戀戀忘返。當上巴士售票員的替工，月入九十多塊錢，他統統把它花光。未到一個月的十五號，他就開口向大哥或大嫂要錢用！拉查利夫婦手足情深，毫無怨言讓他住下，每次是有求必應。

講到花錢的地方，真是一言難盡了。末諾在鄉下本來已注重儀表，來到都市，那就變本加厲。每月上冷氣女子理髮店一次，以修整髮型。衣服每月做一、二套。皮鞋、手錶、自來水鋼筆等，時時變新去舊。像收音機錄音機、攝影機，他都買了。近來勤于上舞廳、夜總會，便邂逅一位馬來女郎，他用錢真像用水一般。

「諾，」晚上，他回家，探問末諾的傷口，趁機說：「你為什麼和別人開片，被打得這麼慘呢？你……你……」

「邦（大哥），」末諾好多了，坐在床上說：「

都是我錢不夠，她被他們拉上旅店住一夜，他們又取笑我窮，我忍受不住，跟他們打起來！邦，都市裡人都有錢，爲什麼我一個人沒有錢？」說着，說着，末諾臉紅耳赤，極其憤怒。「這是個不公平的社會，我要造反！我要報仇！……」

「住口！」拉查利大聲喝住他：「你說得太過了。我問你，你一個月的零用錢用上近兩百元，你還不夠嗎？在鄉下，我們全家六口，三個月也用不了那麼多！諾，我不怪你用錢，但你一定要先想想，我花這個錢值得嗎？我需要這件東西嗎？我告訴你，諾，你千萬不要學你三哥加林的模樣！」

末諾從來沒有看到大哥這樣暴怒，一時愣住望着他。

「你三哥加林破產了你知道嗎？他來首都當一名公務員，政府供給他屋子住，每月薪水也近三百塊左右。他結了婚，有太太煮飯，所花的錢也不多。可是，他什麼也要，他的慾望像用什麼也填不滿似的。我借給他五千元，我十年來僅有的儲蓄，他一夜之間拿去賭光了！爲了錢，他接受別人賄賂，犯了貪污法令；現在，他又被別人追債，迫得向法院報窮！這些，不用我說，你也知道，那天你不見他在我家裏說着哭着嗎？你已經知道住在都市的滋味了，可是你明知故犯，叫人心痛……」

「大哥，別說了，」末諾頗歉然道：「我知道。爸媽也當初這樣勸我的。可是，我來到了吉隆坡，看到各種新奇的東西，嘗試了趣味的的生活，看到別人用

錢那麼慷慨，我的手就不聽頭腦指揮，我什麼都要了！別人有，我也要有，否則，我不能忍受。我不能被人看輕，我不能不注重衣冠，我不能不追求摩登，我不能自主，我沒有力量控制自己，我……：都市太大了，像一隻恐龍，一條巨鯨，我無能爲力，只有讓他吞下，我再不能回鄉下當農夫，我被洗了腦，都市是我的教主，我的理想，我的靈魂安息的地方……」

「邦，人是不能做超人的。人，只能隨俗走。以前在鄉下，我以穿傳統的沙籠爲榮。到來這裡，我不戴宋谷、不穿巴迪，我以穿西裝才使自己安心在街上走。時髦的利箭射來，我抵抗不住。……：今天星期五，我和別人爭風吃醋，不到教堂祈禱，……：我再不是以前的末諾，我是變了，邦。」

看到弟弟的後悔，拉查利不再嚴厲責罵他，獨自站在窗口，看見高大建築物上五顏六色的霓虹廣告，把月亮的美麗形象遮蓋住，再沒有在鄉下稻草上睡着賞月，這種純真的詩情畫意，那種單純的戀情享受生活的。人類聚合成了城市，城市由被動到主動，影响了人的行爲和思想。人類不再是自己的主人。

拉查利在人生上是幸運的，太太賢淑，勤于管理家務；而自己的職業也够理想。照一般常識來講，他是生活得很寫意的。當他回到書桌，就出現了苦惱。

一封百科全書公司的按時催賬單。他購買這一套書，是增進知識，和職業有密切的關係，本來不浪費。水火和門牌的繳款通知書，這是理所當然要付的。他因此想到汽車的路牌，汽油站的月結單，這，當

然也不算浪費。

雜貨店的清單，冰櫥的一期付款，電視機的最後一期款項，未諾定的電唱機第二期款項，汽車的月終付款。這些，在他的地位看來，不算奢侈。

對了，他想到買洋房時候，因為相差五千多塊錢，他向地主哈志道求助。哈志答應幫忙他，算他每月利息二巴仙。現在，他仍有三千多元欠債。

報館方面，他曾被派往歐洲觀察半個月。雖說旅費是公司付的，計算起來，他欠下兩千多元的膳食費，每月從薪水中扣除十巴仙。因此，他兼職專攔寫稿，以稿費填補所扣的薪金；他的多產，實是被迫的。

是前三年的事，一位任職保險公司的老同學，找上他的辦公室。爲了人情，爲了不使對方躊躇，他購買八千元的人壽保險。月底必要繳納一些保險金。

最糟的，有一次報館的宴會上，大家興高采烈談購買股票的好處。他得意忘形，第二天認購了三百股。這就是他仍還不清哈志道勿債務的原因。今天，他便要拿五十元還給哈志，但未諾的事使他忘記。

夜深人靜，太太兒女進入夢鄉，他想來想去，不能入睡。越是想，越感覺到害怕。這不是弟弟所說，人類到了城市，就不能自拔、不能自主嗎？

「如果這時候，萬一我遇上意外，或不能工作，我要怎麼辦？」

他駭怕極了！

賽那吉博士在他服務的報刊上，一連三個月連載其論文「如何防止都市的攻擊」。賽博士強調一向住

在鄉下的人，如果要移入城市去住，必定要受過短時期的訓練，以期能適應環境。論文中表示：不論那一種人，要避免金錢上、心理上的挫折，防止都市的攻擊是重要的。

這真是篇怪論。拉查利寫了一篇長長的文章去攻擊它。他認爲都市生活，如果人人工資高，必定是幸福無疑。個人有充足的收入，必定會明智的支配它，根本不需要別人去教導的。那些文盲的華籍頭家，白手成大富，便是一個好例子。他們懂得如何使用金錢來牟利。

「鈴鈴」，突然，有人按門鈴。

他急忙起來開門，竟是矮胖的哈志道勿。

「因仄，真對不起，深夜來麻煩你。真對不起。事情的確重要，明天我的支票到期了，就差一百五十元，您能幫忙幫忙吧，我眞怕我的信用成問題……」哈志站着，神情焦急，說話也不够鎮定。

他所能有的只是七十元。後天才發薪。他從那裡找到八十元？

他驚慌的呆住了。

「多隆，多隆，仄。」地主說：「我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幫忙了，唉。誰叫我買下那輛汽車充瀾佬呢？」

拉查利拿着七十元，愁眉苦惱的想着。

「啊，是了。我想起來了，端·賽·那吉博士可以幫忙，他爲人慷慨好施，不過，我沒有汽車，他住在巴生。因仄，你有車，可以幫忙我一次，最後一次嗎？」

拉查利想到三千元債款，不得不駕車送哈志道勿到巴生。

賽那吉博士仍在燈下寫論文。很快地，請兩人入客廳坐下。他的板屋非常簡樸。哈志劈面說出來因。

「啊，啊，這件事，這件事，」博士度方步，手打着額頭，說道：「容易。不過，端，我想請問你，你說你購汽而才超出預算，那麼，你的汽車必是你生活中最需要的了，是嗎？」

哈志搖搖頭，說：「我……我……是地主，我是出街才駕馴它。」

「那就不對囉。端，在經濟學上，你犯了重大的錯誤。你誤用了金錢。你將永遠被金錢作奴隸……。」

「但……是，博士，我……們辛苦一生，不是可以快樂一下……。」

「坐汽車是快樂嗎？端。我認爲，裝飽了肚子才快樂。你先第一想到肚子，將來的肚子，才想別的……你們都被都市所攻擊了，你們要學會如何防止攻擊……我們馬來人要富強，就要「武裝」自己，華印貧窮的同胞也是一樣的。我說……。」

賽·那吉博士足足向兩人灌輸近三小時的理論，才認爲盡了責任，拿出錢交給哈志，送他們出去。

「囚仄，」在車上，哈志道勿問道：「你不反攻博士的怪論了？你同意他的怪論嗎？」

拉查利不答，只飛快的駕車，朝「光明」中的都門駛去。他沒有法子不回去的，那邊處的廣告出現一行字：「你可以享受最大的樂趣那麼，請買……。」

這，就是答案吧，是不？

悼某同學

·岳潤黃·

天上的月亮，圓了，缺了！
月缺之後，連太陽光也淡了。

這一株草，有露水麼？
有——
陰暗的陽光。

有陽光仍有生機。

月亮，太陽；
太陽，月亮；

爲甚麼會有兩個月亮？
爲甚麼

一個缺，而一個
圓月——

去底陰着幾株細草

在桃李園中，
有春風輕撫，

有細雨潤滋。

六年的歲月，長麼？短麼？
萌芽了，成長了。

何處沒有溫情？
處處有溫情！

風太無情，雨太無情。

靜靜地，
枯謝了一株草。

——一株草，
連串的淚珠，

——連串的懷念，
連串的……

談饒百迎

■ 溫梓川



在二十年代的板城，有一群非常活躍的文藝工作者，如李素、賴成球、傅无悶、陳宗山、李詞傭、徐覺非、江晃西、許劍鳴、溫志新、林浪瀕、陳少蘇、羅道雲、李相機、汪開競和饒百迎等人。在這些人當中，據我所知，李素在一九二七年間因文字肇禍，被殖民地政府驅逐出境，遣返廣州，以後就沒有下落。賴成球回到福建去；傅无悶轉到星加坡去幹報界工作，晚年死在星加坡。陳宗山在江蘇家鄉去世，江晃西和溫志新，則在日軍南侵時被慘殺。陳少蘇病死于日治時期，許劍鳴已返福建鄉下，沒有訊息，李相機也于三十年代返回廣東梅縣去，徐覺非消息不詳。現在尚在板城的，只有羅道雲和汪開競，仍然從事文化工作。至于我現在要談的饒百迎却于和平初期去世。

他是廣東大埔縣人，一九〇〇年出生，早年曾在廣州農業專門學校畢業。二十一歲那年南渡板城，到板城中學校任教，為期五年長。我在該校高小一年級讀書時，剛巧他是我的級主任。他教華文，不但教得好，而且還相當嚴格，我雖然只跟他讀了一年書，但却受益不淺。我在高小三年畢業的那年，他也離開了時中學校，轉到板城甘光內的同善學校去。後來由于陳少蘇先生的關係，他在一九二八年間才轉到鍾靈中學任國文教員。他教書很負責，我在高小一年級時。他給我的印象也特別深，每逢功課講授完畢後，他照例一定講故事，促進我們對於讀書的興趣。他所講的故事，大多數都是取材自當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風行一時的「少年雜誌」的長篇科學小說。有時也找些「小說世界」裡刊登的「猿人泰山」的小說，每天連續講給我們聽。他有時沒有故事講了，便要我們練習書法，他要我們臨摹顏魯公的字帖，寫來寫去，也只有六七十分光景，因為他批的分數最嚴格。他自己寫得一手很漂亮的顏體字。有一次，不知怎的，我的大楷，每個字都給他加了雙圈，批的分數却只有八十一分；並且還將那頁大楷從習字簿上裁剪下來，貼在佈告版上，讓同學們欣賞和觀摩。因此「八十一分」的大楷，居然震動全校。他教我們的課文，每天必須高聲背誦

，隔日還要默寫全文。當年讀的又是「之乎者也」的「古文評註」上選出來的文言文，雖然陳獨秀胡適在「五四運動」後，揭起文學革命的大纛，提倡白話文，也已有二三年了。但並沒有影响到我們這班小學生。那時是一九二二年左右，他雖然老是教我們念文言文，他自己却時常在報上發表白話文和白話詩。他的舊文學根柢很好，因此他寫的舊詩詞也頗不錯，比之一般雅不可耐的庸俗詩人，寫的那些無病呻吟的所謂「詩」，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呢。

後來他在同善學校教書時，也寫起那些「禮拜六派」的小說，那時他受了「鴛鴦蝴蝶派」很深的影響，寫的自然又盡是才子佳人。這也難怪，那時的小說，盡是「鴛鴦蝴蝶派」的天下。我在高小一年級時，居然在這些小說裡看到「通姦」的字眼，因為不懂得它的意義，却偏要求甚解，翻了字典，還是不得要領，只好抄在紙上請教老師，誰知我們這位饒老師一看之下，勃然大怒，馬上在我的頭上重重地敲了二下，很生氣地大罵我「混賬」，我被處罰之後，才恍然大悟這兩個字原來是「壞字眼」。這兩記「票子」直到現在還沒有忘記。這位後來從事文藝工作者，也會幹出這麼孟浪的舉動，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

此外還有一件使我難忘的事，便是有一次，我因為挾帶了一冊胡適考證，汪原放標點的初版本的「紅樓夢」，預備在學校課餘時候閱讀的，誰知竟被他搜去沒收，並且幾乎要鬧到「開除」的處罰。結果還召了家長去談話，說是這個孩子的性格趨向下流，大有「孺子不可教」的意味。幸而當時是我的父親和母親一道到學校去會見校長的。我的母親因為出身書香人家，到底讀過幾本書，又是在香港念過一陣「番書」的，還會打幾句洋腔，她原本可以當教師的，就因為她不喜歡「為人師表」的時代女性；她說那本「紅樓夢」是她的藏書，一定要討回，她說小孩子看看「紅樓夢」，也用不着那麼大驚小怪，以後不許他再看便是了，並希望學校當局收回成命。而我從此也沒有再看「紅樓夢」，直到我後來在廣州讀書才有機會一讀這部中國文學的瑰寶，因此我對這位饒老師起了很大的反感，直到後來我從上海南返才消彌了這種反感。

他也因了「紅樓夢」事件，和我父親成了很好的朋友，並且成了我家的常客，和父親時常作竟日的長談；有時談得晚了，便留宿留飯，也習以為常。我父親最喜愛他那一手從顏體脫胎而來的書法。因此父親見背時，我就請他寫父親的碑碣，以留紀念。

我父親去世後，他還是每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下午四點鐘，一定到我家來小坐半小時才離開。原來他在課後還要為幾個在英校讀書的學生補習中文。教完補習功課，便安步當車地步行三英里多的路途，回到學校的教員宿舍去；而我家又是他每次必經之路，每次經過門前，總不免要進來小坐，歇歇腳，喝杯清茶，聊聊閑天，然後就又沿途跑進另幾家相熟的店家去歇腳。他就會對我這樣坦然的說過，這樣的行徑，對人對己都有

■ ■ 昌平 藍

夜安平

好處；朋友間的感情，不但不致疏遠，而且還會一天天地增進。同時步行又有無窮的益處，不但這樣，還可以節省了不少的車費和咖啡茶錢。

他生得身材相當昂長，瘦俏，並不瀟灑，但是每次出門總是戴上那頂粉刷的沉重的白通草帽，身上老是穿着那套潔白如雪的斜紋企領衫服，永遠漿洗得那麼潔淨和硬挺，使人覺得整潔之感。他留給我的印象，便是那麼樸實無華。

他在鍾靈中學任教時，小說創作可以說絕無僅有。但由於當時許地山赴英經板，寄寓在他的老同窗陳少蘇處，才因此介紹他加入上海文學研究會為會員。在趙景深主編的文學研究會的同刊物「文學週報」上發表了「小樹膠園主」，雖然只止一篇，也頗引起國內外的讀者注意。

一九三九年冬，郁達夫南來主編「星洲日報」副刊，兼板城「星板日報」的「文藝週刊」。他是第一個為「文藝週刊」寫小說的作者。在創刊號發表的那篇「山芭教員」，也頗膾炙人口。他原擬將歷年來所寫小說彙集成冊出版的，奈因日軍南侵時期，遭日軍逮捕入獄，受盡磨折，後雖獲釋，可是身心交瘁，于和平初期的一九四六年，因舊創復發，終告不治，時年僅四十有六。他的藏書和作品也告散佚殆盡。他因為遲婚，一三四年才和利氏女締婚，去世時，他的遺子均在髮齡，現已成長，均能克紹箕裘。他生前不但小說寫得好，并工詩詞書畫，他是廣州國學名宿徐信符的得意門生，外人知者甚少。

一串爆竹

洒一地的

落紅

今夕

每一個人 都默禱着

今夕

馬槽的故事

又一次地 被我們懸在

唇間

那一夜

那一片原野

那一隻神話

(三王來朝……)

聽——

頌揚的鐘聲

又一次激盪

每一個人的心房

窈窕淑女

■ 雅波 ■



第一次遇見她，是在候車站。我被她那迷死人的臉龐深深吸引住，差點忘了是搭幾號車回家？

第二次遇見她，是在「天然游泳池」，她那豐滿健美的身材，看到我呆了，差點溺斃於池中。

第三次遇見她，是在超級市場，可惜她沒有掉手巾或給人調戲，不然我可以充當一回英雄。真沒勁！

自從見到她以後，她的情影就日夜纏繞着我，我假想有一天她成爲我的愛人，甚至太太，那該多好啊！看她文文靜靜的樣子，多溫柔！她一定是個名門閨秀、蓬門淑女，大概墨水也灌了不少，不是大學生也是個高中生吧。我就喜歡這種「學生型」的少女，天真、純潔、坦白。誰發現了她而不去追求，定是地產土瓜。我想我與她最好是能一見鍾情，速戰速決，以免相思苦！

我調查清楚她每天早上必在候車站等車，於是我不願放棄家裡的一馬士里不用，每天去擠巴士車，爲的只不過是想見她一面而已。

經過一個月的苦心研究，我終於想出一個與她認識的方法。

一天，我鼓起最大的勇氣，壯着胆走上前去，向她微微一笑。我自信這個笑很迷人，因我在鏡前練習

已不止一百次了。

她竟笑出來。我微笑的威力可真不小啊！

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我有把握的與她說話。

「小姐，我好像在那兒遇見過妳？」這句話是我

「千鍾百煉」得來的。

「是嗎？你不是天天在車站看着我嗎？」她笑着

回答。

這小妮子真不給情面，竟拆穿我的底細，使我很難堪。不過我並沒有因此含羞而退，反而裝着若無其事的要求道：「我們交個朋友，怎樣？」

「好哇！」她高興的回答。

「小姐妳貴姓大名啊？」我盡量用最文雅的句子

說出。

「亞珠。」

亞珠？多俗氣的名字。不過她人可不俗啊，挺漂亮的。尤其那雙烏黑的眼睛，水汪汪的，瞟我一眼時，叫我短壽十年也甘願。

「先生，你的大名呢？」她反問。

「我叫東尼。」我自傲的說出我的名字。

「東尼？這名字怪熟悉的。……」她沉思說。

「妳聽過我的名字？」我很高興的問。我以為她

早已知道我的名字了，說不定還日夜想念着我呢！

「我想起了！」驀然，她喊道。

「想起什麼？」我追問。

「我家鄰居英國人那條狗的名字也叫東尼的。」
「哼！竟拿我的名字與狗排在一起！這不是存心侮

辱我嗎？正想發作，但見到她那甜蜜的微笑，我馬上就原諒了她。聖人也有過錯，何況是她，她犯一回錯又算得什麼？

「亞珠，今晚有空嗎？」見她並不討厭我，於是

就展開了初步攻勢。

「有的。」她回答，一點也沒猶豫。

「我想請妳看戲。」我「單刀直入」的說。

「看那家戲院啊？什麼片子？」她並不像我想像

中那麼辣手。

「首都正上演西片，由『皮禮士利』主演，很好

看的。」我介紹說。

「西片？我不看。」她搖搖頭。

「爲什麼？」我忙問。

「沒興趣。同時我也不懂英文。」她不屑的說。

「那妳喜歡看什麼戲？由妳決定好了。」我恐怕

她不願同我去，只好由她選擇。

「去中山戲院。」她想了一回說。

中山？那種第四流戲院？坐在木椅上，木虱會爬

到身上來跳「阿哥哥」的。想到我就噁心極了！

「我最喜歡看的是陳寶珠的片子，今天好像是放

映『小媳婦』。」她的眼中流露出的一種興奮的光采。

「啊？陳寶珠？」我怔住了。

「是啊！陳寶珠姐姐又能打又能唱，文武雙才，

真威水！她扮男人時，真是英俊瀟灑，我好中意她啊

！」她無限崇拜與羨慕地說。「你說看頭場還是尾場

「妳喜歡吧。」我綁着眉說。

「就看頭場吧。」她並沒注意到我的臉色。

「我在那裡等妳？」我問。

「地中海理髮店。」

「妳住在那邊？」

「我在那邊做理髮女郎嘛！」她坦白的回答。

「什麼？妳是理髮女郎？」我很驚奇地問。

「有什麼不對嗎？」她直視着我。

「沒什麼，沒什麼……。」我忙掩飾自己的窘態；幸好她也沒再追問。

我們閒談着，她告訴我許多影星的瑣事，例如李菁摔傷了腿，凌波生孩子，王羽搞上了林翠，何莉莉與她男朋友的艷事，于倩穿了多少襲新裝……她滔滔不絕的說着，如數家珍，全是她一人在說話，我可沒有發言的機會。

「妳閒空時，喜歡做些什麼？」我隨口問。

「看純文藝的書。」她怪正經的回答。

「純文藝？」我以為我低估了她，大概要重新估計她了。

「是啊。我最喜歡楊天成、何行、岑凱倫等名家的作品，還有早期的馮玉奇，俊人等所著的書，我都很喜歡看。香港出版那種三角錢的小說，更是好看……。」她舉了許多「純文藝」的例子。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純文藝原來是這樣的。」

「沉默了一回。」

「東尼，車來了。」驀然，她怪親熱的叫着我。

於是我就扶她上了車，找了個好位子給她坐下，當然車錢是由我付了。亞珠也沒爭着與我付，也沒向我道謝，彷彿這件事是我應該做的。

不久，車在一個站停下，有一個老太婆脚步不穩的踏上車來，一個不小心，踩到了亞珠的脚。

「哎唷！」亞珠尖叫道。

「對不起，大姑娘，對不起！……。」那老太婆滿臉驚慌的忙向她連聲道歉。

「×妳媽！妳瞎的？妳死的？……。」亞珠竟破口大罵，嘴中吐出的是「三字經」。我的耳根在發燒。

她就是那個文文靜靜的女孩？那個名門閨秀？我夢中的淑女？畫中的珍妮？那個極有涵養與風度的窈窕淑女？

車停在理髮店門前。

「東尼，我到了。再見！」她拋給我一個假意的笑，那是偽裝的，我知。

「再見！」我漫不經心的回答。

「別忘了今晚來接我啊！」她在車下大聲的喊道。全巴士車的乘客都聽見了，他們都用詫異的眼光向着我。我把頭掉轉過去，望着窗外，不再看她。那夜，我沒有去找她。

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去那時候車站等車了。

記得曾有一位名人說過：「世界最美麗的東西也就是最無用的東西！」

他舉的例子是：孔雀。

我舉的例子是：亞珠。

論賈赦



■ 藤 依 ■

如果把賈政當作「假正經」，那麼賈赦的「赦」字似乎也可作「色」字解吧。的確，在紅樓夢裡，賈赦除了在「色」字上做工夫外，就不覺得有甚麼表現。至於仗勢凌人，甚至不惜釀成命案，那是賈府頭子的拿手好戲，倒也不全由賈赦始作俑的。

這樣一個人，我不知道高鶚根據甚麼理由，居然評他「為人却也中平」。在甲戌本及庚辰本中，都沒有這句話。假使賈赦當得起「為人却也中平」的評語，那麼王夫人鳳姐一輩人，更有理由被人頌為活菩薩，而賈珍賈璉這些色鬼，也不必對之口誅筆伐了。本來高鶚程偉元的改本，荒唐之處甚多，但這一句評語却是荒唐之甚者，實在不敢恭維。

賈赦的情形與賈政又不同。賈政是一個現任官，又是賈母次子，照理他不必管理家務。因為中國舊社會的傳統習慣。家務總是由長子管理的。而今賈府却反其道而行，不知道是甚麼緣故。賈赦因是長子，榮國公使由他襲了官。然而榮國度並不由他掌管，最奇怪的，乃是賈政管子，却要賈赦的兒子賈璉過來襄助，而於是賈璉之妻鳳姐，便幾乎成了榮國府唯一主宰。這種安排確使讀者莫名其妙；因為既然由賈璉夫婦掌理，為何不直截了當由賈赦夫婦作榮國府的真正主人呢？曹雪芹對此也沒有加以說明。唯一可能是賈赦固不成器，邢夫人才亦不足主中饋，或許這樣安排，乃出自賈母的主意吧。然而祇此一事，已可看出賈赦在榮國府，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人物。

在八十回紅樓夢裡，賈赦並不能分佔一個主角地位，他的出現祇在加深讀者對賈府上層人物的憎惡而已。而事實上，從頭到尾，賈赦都不會做過一件像樣的事情。如果說賈赦是偽君子的話，那麼賈赦可算是真小人了。真小人與偽君子，在本質上是沒有甚麼差別的，不過表現手法不同而已。

稱賈赦為色鬼，一點不冤枉。第四十六回「鴛鴦女誓絕鴛鴦偶」是一回大文章，此回雖寫鴛鴦，也寫賈赦，尤其寫賈赦的好色，真是如見肺腑。這裡且舉幾個理由來看：

(一) 鳳姐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做甚麼左一個右一個的放在屋裡？」

頭宗誤了人家的孩兒，二則放着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做，成日和小老婆喝酒！……」所謂老爺，就是指賈赦。

(二)襲人說：「……這個大老爺，真真太作了！略平頭整臉的，他就不能放手了。」
(三)……賈赦無法，……只得又各處遣人購求尋覓，終久費了五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女孩子來，名喚嫣紅，收在屋裡。

對於賈赦好色一點，曹雪芹並不作正面交代，但我們從鳳姐襲人嘴裡，也可以窺其大概了。賈赦看中鴛鴦，不僅因鴛鴦「平頭整臉」，而且如邢夫人所說：「這些女孩子裡頭，就只有你是尖兒；模樣兒，行事做人，溫柔可靠，一概是齊全的。」你說賈赦沒有眼光嗎？無論如何，他究竟是書香子弟，鑑別貨色的眼光，似乎並不缺乏。但一個堂堂公爵，除了成天獵艷外，就不會好好幹過一樁事。賈赦在賈府中的地位本應該很高的，可是在我們看起來，他的出現根本不會替他增加光輝。無怪賈母對她的兩個兒子，都沒有甚麼真正愛情可言。因為賈政一臉偽君子氣，賈母固然看不慣，而賈赦的荒淫無恥，更平添她的無限憎惡。於是乎她既不能從兒子身上得到溫暖，便將感情貫注到孫子身上去了。「老廢物」雖形同傀儡，在她一生中總算為鴛鴦而做了一件善事。我常常覺得奇怪，以賈母那種溺愛寶玉的態度，為甚麼對賈赦却換了另一種面孔呢？其實此中自有文章。賈母並不會真心反對賈赦獵艷，她會對邢夫人說過：「和你老爺說去，他要甚麼人，我這裡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是。」可見賈母之拒絕賈赦，不是為了賈赦不應該討小老婆，而是為了賈赦討的小老婆是鴛鴦罷了。假使不是鴛鴦，即使出一萬八千，她也毫不吝嗇。而這種心理，賈赦彷彿已揣摩熟了。本來賈府根本沒有家庭教育，賈赦生在那種昏天黑地的家庭裡，除非能够潔身自愛，否則要他不染惡習，豈非白日做夢！然而榮國府中有了個賈赦，正足以說明其後賈府的崩潰，實在理有必然。賈赦的荒唐，好色之外，強兇霸道也是相當出名的。第四十八回裡有一段寫賈赦的豪橫，可作證明：

……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賈雨村，半路途中，那裡來的餓不死的野雜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來？今年春天，老爺——指賈赦——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了幾把舊扇子，回家看家裡的所有收着的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知就有一個死的冤家，混號叫作石獸子，窮的連飯也沒有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全是湘妃棕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真跡，因來告訴了老爺，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偏那石獸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兩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沒法子，天天罵二爺沒能為。……誰知雨村那沒天理的聽見了，便設了個法子，記他拖欠了官銀，拿他到衙門裡去說，所欠官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作了官價送了來。那石獸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

爺拿着扇子，問着二爺說：「人家怎麼弄了來？」二爺只說了一句：「爲這點子小事弄得人坑家敗業，也不算甚麼行爲。」老爺聽了就生了氣，……這是第一件大的，還有幾件小的，我也記不清，所以都湊在一起，就打起來了……」

由上文看來，雖然造成石獸子的悲劇並非由賈赦主動，但事後賈赦不僅不阻止賈雨村捕拿石獸子，反而斥責賈璉無能，而當賈璉回了幾句良心話後，竟又飽以老拳，打得賈璉臥床不起，那麼賈赦的真面目，也就不言而喻了。我們難道不會根據石獸子一案事，推想到賈赦的其他劣跡嗎？

所以高鶚在續作的後四十回裡，寫賈府抄家，賈赦賈珍被捕，賈赦的罪狀是「交通外官，恃強凌弱」。所謂交通外官，即指與賈雨村的勾結，而恃強凌弱，分明是說凌逼石獸子一案。在高鶚的筆下賈赦「據供平安州原係姻親來往，並未干涉官事，……惟有恃勢強索石獸子古扇一欸是實的，然像玩物，究非強索良民之物可比。雖石獸子自盡，亦係瘋傻所致，與逼勒致死者有間」，於是乎，「今從寬將賈赦發往台站効力贖罪」。高鶚這種處理，我總覺得大背曹雪芹原意。因爲賈赦雖非榮國府掌權人物，但他所作所爲，都死有餘辜。高鶚要能深解雪芹原意，一方面替賈赦曲爲解說的，「究非強索良民之物可比」，「與逼勒致死者有間」，同時却又暗中安排，好讓賈赦以後安然回來，從而「蘭桂齊芬，家道復初」，試問曹雪芹那句「樹倒猢猻散」，豈不是簡直多餘的嗎？若依高鶚的寫法，那麼賈赦發往台站，數年回家之後，仍舊做他的「安樂公」，仍舊可以過他的荒唐生活，那麼一部紅樓夢就等於白做了。高鶚的續作，不一定毫無可取，但他歪曲曹雪芹的作意，却是不可寬恕的，我們在賈赦身上，更得到了確切的証據。

請訂閱本刊

請將訂費郵寄：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定價：

零售（每冊）：馬幣三角 港幣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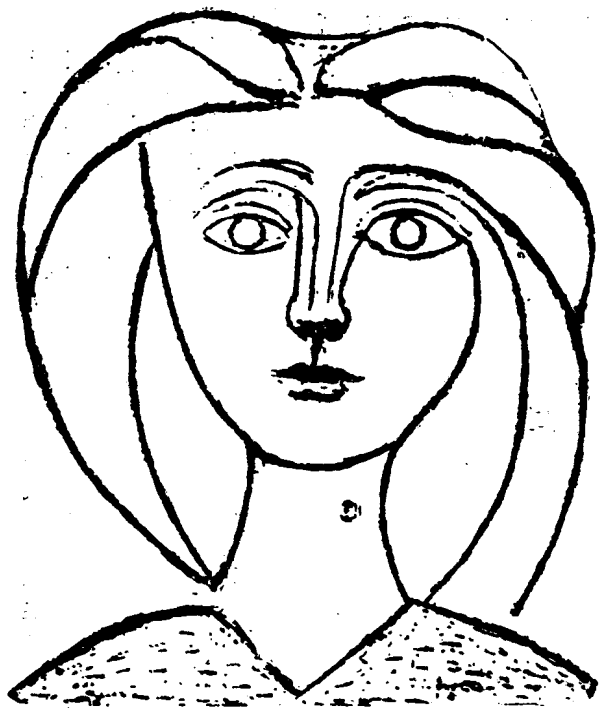
半年（六冊）：馬幣一元八角

全年（十二冊）：馬幣三元五角

長期訂戶之平寄郵費包括在內。如須航空郵寄，按郵局實際郵資收費。

初戀

■ 芳草



他們的認識是非常偶然的。她是英軍團裡的女傭人，他是英軍團裡的德士司機。

起初，爲了幾毛錢的長期計算，她和幾個朋友合股包他的德士。後來，也只有一次她沒有再和他們一塊兒搭他的德士，她給她們的解釋是：她放工的時間不確定；太早，她等不了她們，太晚，怕她們等不了。以後，每到「那」一個時候，他的「德士」就只載她一個搭客，而且車費也比其他的人便宜。

「怎麼不停車呢？」

「妳不是說改次請我到妳家裡坐坐的嗎？」他沒有在她指定的地方停車，只是把車開慢了一點兒。

「我說改次又沒說今天，你快停車呀！」

「載妳這麼多次，也不請我到妳家裡坐坐。」

「難道你載客有註明載了多少次，就要請你到別人家裡坐的嗎？」她呶起嘴，又氣又急。

「那我載妳回去，順便到妳家參觀參觀，怎麼樣？」

「我家又不是博物院，有什麼好參觀的。」

「就算是妳的家人請我去喝茶啦！」把她弄得欲哭無淚，他才吃吃的笑起來。

「不！停車停車，我要你停車呀！」她失措的搖着他的臂膀。

「爲什麼？」他斜過頭，故意爹聲爹氣的笑著對她說：「媽媽知道了要生氣？唔？哈哈……好，停車，停車。」

「下次不坐你的死鬼車。」她在車外面淘氣的向他伸了伸舌頭，「依——」拉着裙子飛也似的往後跑。

剛來到巴士車站不久，就見他的車遠遠駛過來。她忙躲到身邊的小蔗厘樹旁，縮頭縮腳。

「哎！」他伸長了頸，瞪大了眼，狂叫。她不由自主的走出來。「請！」

她搖搖頭，神祕的笑了笑。

「已經六點了，要一個鐘頭才來一輛巴士，妳不怕遇見喝醉酒的紅頭兵？」

她的眉頭打了個結，他得意的搖頭搖腦傻笑。

「你答應我不再載我回家。」

「好！不載妳回家。那請……」

「妳這個人真忙！」她輕輕的笑着。

「哎！妳今年幾歲了？」他突然這樣問。

「你呢？」

「我：哎唷，老囉！」

她「撲嗤」的笑起來。

「你住在什麼地方？」

「鬼門關。」

「不跟你說，老不正經。」

「我問妳的還沒有答我呢？該有九十了吧！」

她剛沉住的臉又忍不住掩嘴偷笑。

「可惜我最小的兒子也有兩歲了。」他望她，仍

然一派不正經的笑着說，「那妳做我的小女兒，好不好？」

「咳……」她漲紅了臉，「做我弟弟我還嫌你太小呢！」

「那——我叫妳一聲小媽媽啦！哈……哈……」

「喂喂喂，你怎麼走那條路呢？喂！」

他又是搖頭又是笑，蠻得意的。她見他不說話，

急得她猛然在他的手臂上一擰。

「哎——哎唷——嘩！」車果然停了，他輕輕的揉

擦着熱辣辣的手臂，「呼呼」的吹個不停。

她瞪大了眼，望着自己的「傑作」。

「你，你為什麼走那條路？」

「是妳叫我不載妳回家的嘛。」他學着她，呶

起嘴，一副受了委屈的模樣。但裝不了兩下，竟忍不住哈哈大笑。

她告訴媽媽她的英國老板要去參加 party 叫她看孩

子，晚上老板會叫德士載她回。

這一夜，他們出現在怡力海邊，一直到很夜很夜

，他才送她回家。這一次把她載到門口。

英國老板的 party 愈來愈多了，一星期總有兩三

次要她看孩子。

這是以以前沒有的事，媽開始懷疑她，尤其是婆婆

，雖然在夜裡她看不出那輛德士，但她問英國老板怎

麼會那麼巧，每次叫的德士車都是一樣的聲音？被婆

婆這一問，她的心跳得很厲害，手也冰冷的可怕。

「妳都傻的，」仍然是有點聲抖心跳，「人家現

在的德士都是用油屎車，聲音當然是一樣啦！」本來

是想再解釋清楚讓這個人家心服口服，讓她好向媽交代一下，可是心一慌，聲音抖的不成話，只好一走了之。

又是個可怕的週末。現在在她來說，她希望永遠是每天放工的那一段時間。

阿蘭一早就摸過來告訴她大都戲院廉價早場放映陳寶珠的片子。

「妳真的不去？」阿蘭的眼睛頓時變成了三角形。

「妳請我就去。」她施絕招，果然阿蘭頭也不回邊跑邊說：「我叫她們不等妳就是。」

以往，她也有過急盼望週末來臨的日子，那是以前的事了……現在，她卻有希望週末的月亮早點出來。

和她同在一個地區工作的阿蘭對她說，那個德士佬是住在柔佛的，兒女也有兩個了。

她不信，怎麼會呢？他這麼年青，她想問他，怎麼開口問他？以前，他不是說過他的小兒子也有兩歲了嗎？怎麼會呢？他說話老不正經的。

已經有一個多星期她沒搭他的德士了。

阿蘭告訴她，那個德士佬問她認不認識一個叫「喂」的女孩子。她笑了。

從老板的洋樓出來，就見到他的車停在門口。

「喂！」他拚命的揮着手，像電影裡的傷兵遇着

救星。

她笑啊笑的，快步跑了過去。

「好久不見了！」他被她看的有點不自在了，兩隻手很不自然的在褲子兩旁擦。「妳一個多星期沒來上工了嗎？」

「不，我搭巴士。」冷冷的聲音，冰冰的面孔。

「我那以為妳不做工了。」

「爲什麼……你不去找我？」

「妳不是說妳有個會拿刀追人的婆婆嗎？」

「你怕嗎？」

「不，我怕她追不到我而拿妳做目標呢！」他笑着說。

「上車吧！」

「請你把煙丟掉好不好？咳、咳……」

「生氣了？」

「聽說……你是住柔佛的？……」下面她本來想說而且有了太太，但，終於她還是沒說出來。

「是啊！要是這裡的工作安定，我還打算把我的家人接過來。」

家人接過來。」

「家人？」她猛然轉過頭來，瞪大了眼望着他。

「我以前不是和妳說過嗎？」他奇怪的望着她。

「你……停車、停車……」她似乎在吼叫。

「妳！……」他明白了。

車還沒完全停止，她已跳了出去……

從此她沒再去做工。據阿蘭說那個德士佬也沒在

那個地區出現了。

泰山其頽乎

■黃潤岳■

龍引十四年（十六）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五日上午九時左右，當我由學校趕着跑去振中先生的家中時，振中先生已嚥下最後一口氣。他的眼睛已閉上了。

現在，若是我閉上眼睛，我仍舊很清楚的記得起他的遺容：頭髮顯得有些稀疏，臉型相當瘦削，面色是蠟黃的。不過，是安祥的，寧靜的，好像在熟睡一樣。

我多麼希望他是在熟睡。

四周圍似乎是號啕大哭的聲音，我充耳不聞。醫生來了。我和他點頭招呼；他是希望；他是救星。我不敢和他談話，怕就誤了時間。

他走進房，助手提着藥箱；我要大家讓出一條路來。也許這就是振中先生的生路。

醫生走出來，他告訴我：沒有希望了。

沒有希望了，振中先生沒有希望了。死了，振中先生死了。

我聽了，只有搖搖頭；我沒有講一句話，誰也沒有講一句話——靜靜地。

振中先生的老太太抱住他，在嘴對嘴呼吸。這仍是一縷希望，我想。也許大家都是這樣想。

當我再清醒的想一想：老太太的呼吸，可以救活振中先生麼？這只是一種母愛的最後嘗試。母愛不能溫暖漸僵的兒子，老太太哭了，我哭了，每個人都哭了，內內外外的人全在哭了！

振中先生死了！

我立刻走回學校，在擴音機中，一面哭，一面報告這個不幸的消息。老師哭了，同學哭了。誰沒有流淚？

學校立刻停課，在校舍前懸上黑布，用白漆寫着：校父鄭振中先生精神不死。

我再趕去龍引中華公會，許多人聚集在那裡商量後事。振中先生的弟弟振經先生要深夜才能趕回來。最近這幾個月振經先生匆匆往返於龍引與吉隆坡之間，想不到仍無法和振中先生作最後一晤。

第一件便是發訃告，要在第二天見報，非立刻提筆不可；我更是義不容辭了。就在中華公會振中先生生前辦公那張桌上，我寫了下面這段代訃，也可以說是他的小史：

鄭振中先生，原籍福建永春，曾在廈門大學肄業；奉其先翁之命南渡，協助開發龍引。後以興趣關係，轉入峇株正修學校任教，自此奠定其一生維護華校之心願。先生以為華校之發展，端賴經濟充裕，故乃棄教從商，在星洲經營土產貿易。唯一介書生，清袖難舞，乃定居龍引，致力於華文教育及社會公益事業。

龍引中華小學復校之初，經濟至為拮据。適先生領得主辦龍引電力之准證，乃將其轉交龍引中華公會經營。所有盈利，掃數撥交龍引中華小學作為經常費用。至今十有餘年，匪但龍引一區，得以大放光明，莘莘學子受惠無涯。乃先生率先倡導之功也。校地不平，先生竟以自用汽車，往返壓路。師生睹此，未有不肅然起敬者。

一九五一年，新加蘭，文律及龍引之華校，開始統籌統辦；先生被推為董事長，並創辦新文龍中華中學。於是先生集中全部時間精力，以求此中學之能盡善盡美。先生對學校行政，毫不過問；其他瑣屑，從購置公物到代學生前往峇株銀行提款，每日往返，不以為苦。有時夜半，亦赴校巡視一周。蓋先生以此校為其終身之精神寄托。因此，新文龍中華中學全體師生，深受感召。教師認真，學生努力。歷屆畢業生，均有優良之成績表現。各地學生，聞風而來者，歲有其人。十三年來，造就人才不少。師生校友，敬先生為父，尊先生如兄；而先生之對待師生校友，如友如侄。其得人也，孰能過之？

新文龍三區，華巫雜處，和平初期，曾有不愉快之事發生。幸得先生往返奔走，調停解釋，減少不必要之誤會，造福三區，至今仍為華巫人士所樂道。馬來亞獨立前後，先生為防患未然，致力於融和華巫印三族人士，使三區成為安樂土。即在緊急法令時期，三區可謂世外桃源，清吉平安，亦拜先生之賜也。此乃有口皆碑之事實，已家喻戶曉矣。上自政府官員，下至一般民衆，未有不敬重先生者。

先生之服役於社會公益事業，不限三區。峇株縣柔佛州，甚至於全國，先生力之所及，決不後人。急公好義，排難解紛。出錢出力，扶弱濟貧。先生多才多藝，為體壇健將，為銅樂名手。故先生對於體育音樂之提倡，幾無有出其右者。近年來，對於馬來亞聯合邦之籃球運動，耗費心血不少。所費資財，已在叻幣萬元以上，此鮮為外人所知也。

者。

先生自奉極儉，僅以煙酒自遣。對於朋友，則慷慨異常。先生主持之各項會議，未有不出私款以招待出席者。

先生以服務社會及維護華文教育為職志，淡於名，薄於利。三區師生於一九五二年在「新文龍中學操場」建立振中亭以紀念先生之事業，亦曾再四婉辭。唯童子軍總會以先生提倡華校童軍運動，厥功至偉，於一九五三年贈以世界童軍總會之感謝金章一枚；十年之後，聯合邦童軍總會又贈以童軍最高獎章，此乃先生所無法辭謝者。

先生一生，為體育為童軍為教育為社會，出錢出力，奔走操勞，因爾積勞成疾，臥病兩月有餘。雖在病中，猶無時不以華文教育及籃球運動為念；仍期病體早痊，得復為社會盡力。嗚呼，先生竟於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五日九時卅分逝世，享壽積閱五十有八；子孫滿堂。

先生既薄名利，不事生產，舉凡公益教育事業，慷慨輸將，公爾忘私，破產亦所不計。先生雖出身富裕，一切私財，早已為社會學校耗費殆盡。一旦西歸，清風兩袖，養生送死，蓋有待於社會矣。

今由龍引中華公會發起，組織治喪委員會，特此奉聞，凡先生之鄉宗戚友，若有貧儀，懇請逕寄本會。這一千多字，真可說是一氣呵成，不容你推敲；也是至情之表現，無法去推敲了。有某位我不認識的先生，在「子孫滿堂」之後，再加上一句不倫不類的「鄭君逝世消息傳出後，各方同聲喪悼」。我也懶得計較，讓他加吧！

這時振中先生已入棺了。我率領全家大小前往他家致最後的敬禮。他特別喜歡幼兒亦樂，我怕亦樂受不住那種哀痛的氣氛，原不想帶他去，但是我又不忍不帶他去向振中先生作最後一拜。

我們在靈前叩拜之後，繞入後面棺側。起先我還忍住了哭泣，顯敏和諸女竟在放聲痛哭。我也控制不下了，淚如雨下。亦樂時年七歲，也許還不了解死的哀痛，他倒沒有哭。屋前屋後，一片哭聲。這是我所遭遇的最悲痛的一件事。我的父親逝世時，我已來了南洋；到他死後半年，我才知道消息，我們夫妻哭了一場。女兒們年幼，看見爸爸媽媽哭，他們不知祖父死了是甚麼一回事，連祖父兩字也不懂，告訴她們是爸爸的爸爸。她們對於死，也沒有了解。振中先生死，長女曉志已是高二，正在申請赴愛爾蘭讀先修班，三個小的，都在讀初中。她們不僅明白死別的悲哀，她們也敬佩董事長的偉大。

我們在棺側站了約五分鐘，那簡直像五年一樣。學校的老師們先後來到，有許多同學不忍來不敢來，怕自己的精神受不了。每一班都派了代表，沒有被派到的，很多自動來了。

代計必須在第二天見報，我自己開車赴星洲送稿到報館去。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兩間報館廣告部的職員，

看了稿子，都驚奇的問：「鄭振中先生死了？」

「今日上午九點半……」

「哦……」他們都免不了驚奇與惋惜。

我從星洲回來，振中先生的靈堂已經佈置妥當。我便連夜做了一付輓聯，由顯敏書寫，送去掛上：

十餘載締交，方期共挽狂瀾，待海晏河清，數天下英豪多桃李。

三幾回聚首，那知難起沉疴，少妙藥仙丹，扶南邦擎柱耀光華。

這也是我心中想說要說的話，沒有顧到平仄對仗。到今天，我仍不願去修飾。所謂三幾回聚晤，是說自振

中先生病情轉劇，直到逝世，我和他見面的次數不多。

一九六二年學校放年假那天，他去吉隆坡之後，一連三次派人來要我去見他。我見了他，才知道他要去鄧

普勒夫人肺病醫院檢查身體。我不會把他的病看得很嚴重，便沒有去吉隆坡看他。

他在那裡住了一段時候，查不出病源來。不久，便回龍引了。我看見他消瘦多了，精神也不好。振經先生

告訴我：一定要送去新山中央醫院找某專家檢斷。事不宜遲，我便和振經先生約定第二天一清早去新山。

我現在忘記了爲什麼要趁清早去，好像是要開慢車。那夜我一直睡不安。二點醒來，四點醒來，五點半，

我便起來了。走去振中先生家，連燈都沒有亮。隔壁的肉店已在準備做買賣了。鄭喬松君看見我來了，便要從

後門去叫醒他們；我說不必。便回家來。

七點左右，振經先生扶着他的哥哥坐車，由司機駕駛；我開我自己的車走在前面。兩車相距約廿碼，車的

時速決不超過卅哩。如果路不平，開得更慢。這是我生平最難受的旅程，我是開慣了快車的；而心中一直在想

：董事長甚麼病？嚴重嗎？有沒有危險？一方面，又安慰自己；既然鄧普勒醫院查不出，便是沒有病。今天去

檢查，也不會有病的。

好容易到了新山，中央醫院就在我的眼前；從車中的迴望鏡看：振經先生的車就在我的後面。我稍微加快

了一點速度；因爲我的心似乎輕鬆一些了，而且這一段路很平。

辦好了診斷手續，我和振經先生幫忙醫院的工友將振中先生扶上推牀。我在後面推，我輕輕地將紅氈蓋住

他的脚，心中突然有一種難受的感覺。我們非常小心非常緩慢的將推牀推入電梯，登上五樓，又推出電梯。我

們進入專科醫生的診斷室。

我用英語簡單地將病情報告給醫生知道。他會講閩南語，可以直接與振經先生交談。他留下振經先生，我

和振中先生的幾位公子便走出診斷室。我們幾個人站在那空洞的大廳中，沒有講一句話，也沒有甚麼話好講。

大約是半小時之後，醫生決定要留振中先生住在醫院作詳細檢查，他便住入一等病房。兩天之後，我們一家人去看他。他的精神好多了，有說有笑。首先就是問學校的事，然後又和亦樂講了一些閒話。房間裡堆滿了鮮花水果和其他禮物。

來探望他的人太多了，我們走出屋外，在草場上散步。我想：他不是住院診治，他是在休養。他實在應該休息一段時期。

我們夫婦每隔一兩天去新山一次，通常用熱水瓶帶點燉雞湯或牛肉湯給他喝。有時他嘗着我們的面前喝完了；有時是我們勉強要他喝一點。聽說他口味慢慢差了，不想吃東西。於是我們只好讓他不好意思不吃一點。我們說：董事長，這點湯剛才煮好，不燙人，正好喝！要喝一點嗎？不然就說：這隻雞真正嫩，不易買到；你看，沒有一點油。

有一天，振經先生告訴我，他的哥哥患的是癌症，醫生斷定得非常確實。這是絕症了，我們相約保守秘密。我們也希望能有奇跡！

振中先生想回家，他向醫生請假二天。我聽了覺得很有趣。董事長做得太久，隨便就用上了學校的名詞。他的弟弟與醫生商量。醫生說：「甚麼都好，只要自己高興。」我們總想在醫生的口中，獲得一些希望，獲得一些安慰。那知這位專家醫生說：他患有腦痛，喉痛和肺痛，不能開刀，無藥可醫。去日本也好，中國也好，美國也好，都沒有辦法可以醫活。如今，只有讓他愉快的生活。可能有一天，他自己能够開車去星洲玩耍；也不必驚奇。他的病可以拖多久，誰也說不定，一兩個月，或是一兩年。

絕望了，完全絕望了！我們就不能讓他自己知道，更不好讓其他的人知道了。

醫藥的力量，現已宣告無能為力。於是，只有求助於神了。振中先生便搬去某神廟，大家都希望以神的慈悲使他康復。有一次真有奇蹟，神的啓示：某月某日振中先生可以起床步行。果真就在前一天，他的精神好了許多。

住在神廟中，有一些禁忌。例如某一段時候，不能見外人；某一種生肖的人，在某些日子不宜見。有時甚至於兄弟也不能通融，朋友更不必提了。我總盡可能的去拜訪振中先生。

我們談談天，說說閒話；最後總是勸他安心靜養。有一次，他忽然說：不知道自己是甚麼病，所以心中很痛苦。我告訴他：不知道是什麼病便是沒有病。太疲倦了，需要休息；而且要慢慢才能復元。我還以我自己的身體為例子。我絕對想不到：他竟哭起來了！爲什麼會哭？是不是已有死的預感？我們夫婦去看他，結果惹到他流淚。不必別人說，我們自己心中也感到不安。我們去看他，對他有好處？還是沒有好處？在我們夫婦的心

中，自然是一個結。

我們非常小心，每次去，都要先問清楚：我的太太可以進去嗎？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進去嗎？董事長是不

是睡了？某一次，正遇上在拜神，我們夫婦便虔誠地站在旁邊，默默祈禱。拜完神，我們便離開了。

杜南山老人家是教會的長老，他和振中先生是幾十年的老朋友，兩夫婦特別從星洲趕進聯邦來。聽說振中先生住在廟中，也毫無禁忌的去看他，並爲他祈禱。不巧的是當晚，振中先生的精神又差了一點。

振中先生的身體是慢慢衰弱了，精神時好時壞，也是沒有定準的。我想：杜老先生的祈禱，決不會使他精神變壞。因此，當我要去看他時，便得仔細斟酌。

有一天黃昏，我們夫婦去看他。他坐在一張藤椅上，和我們談天時，身體不斷的改換位置。我想：他一定是坐得不舒服。

「董事長，你大概是坐得不舒服，我們去替你去買張椅子來。」

他不置可否的點點頭，我們立刻開車下峇株，找了好幾間傢俬店。最後算是買到了一張德國製的椅子，可以坐，可以躺；靠背的斜度可以調節，靠脚的高低，也可以調節。當我拿着那張可以折合的椅子，走進廟門，我忽然想到：這會犯甚麼忌諱麼？執事者告訴我：這不要緊。因爲天已黑了，董事長不宜會見生人。我便把那張椅子從大紙盒中拿出來，試給他們開。告訴他們如何調節高低，如何拆，如何開。大家嘖嘖稱奇，連聲叫好。我很高興的回來。

我不知道董事長自己是不是喜歡那張椅子？不過，我沒有機會問他了。幾天之後，他搬回自己的家中。好像也是受神的啓示，少見外人。我不會再和他談過話，直到他死的那天。我看見他的時候，他的眼睛已經閉了。

爲了要紀念他，我自己又在那間店裡買了一張同樣的椅子，連顏色也相同，如今仍舊在用。

至於我在代訂中，提到「養生送死，蓋有待於社會矣」，我也有我的想法：

我和振中先生感情雖好，我完全不明白他的經濟情形。我兩次聽說他賣掉一些產業，我也不知道他仍有多

少產業。爲長子完婚和新建住宅，都花了一筆錢。我私下擔心他的經濟，我怕他還有虧空。同時，像他這樣捨己從公的人，社會也應該給予補償。如果奠儀有剩時，捐給學校一定會符合他的心意。後來鄭振中教育基金成立，他的家屬捐出四千元以爲倡導，我們夫婦立刻認捐一千元。

致送奠儀的朋友很多，有許多都是用長途電話請我先墊出來。我記得全體老師合捐四百五十元，全體同學一千七百元。全體寄宿生一百元。師生的一些輻聯，也都表示他們心中的真誠；例如三區華校全體教師的是：爲華文教育，鞠躬盡瘁。

遺高風亮節，肝胆照人。

柔佛州華校董教聯合會有一付長聯：

振廢發興，昌修文教，集三村精神物力，興築費舍，立小學，設中學，豐功比韓公朱子，群仰清聲光簡冊。

中直不偏，提倡體育，滙八區少壯男女，勉圖強種，遠竭誠，近釐金，道望齊泰山樑木，長懷德澤哭春風。

新文龍全體華校學生的聯聯是：

恩重如山，將怎生圖報？

德深似海，誓永誌毋忘。

全體寄宿生也有一付，寫的是：

如父如師，安其居，足其食，沐德思恩音容在。

有聲有淚，習於堂，寢於室，睹景懷人感念深。

其他如新文龍高師同學會，旅台同學，留港同學等都分別有聯致敬；靈堂裡已經掛滿了。

我從星洲回來，振經先生也趕回了。他們兄弟之間的感情，超乎尋常的好。雁行折翼，振經先生幾乎哀極

致狂。晚上，我再去靈堂致祭。稍作勾留之後，便想離開。振中先生的老太太叫住我，我和這位老人家從沒有

交談過。原來是要我留下來，陪振經先生談談，散散心，不要太哀傷了。

振中先生不僅是賢兄，而且是孝子。他們兄弟費盡千辛萬苦，好容易才把老太太接到龍引來。那知老太太

來了，對於一切都看不慣。振中先生只有忍氣吞聲，侍侯更誠。老太太仍舊固守着傳統的家規，聽說振中先生

有時沒有辦法可想，只好跪在母親面前請罪。老人家不免會封建頑固，振中先生仍能堅守傳統的孝道，不逆不

違，不見之於詞色。求之於今日，不可多得！我們只知道：振中先生如何急公好義，如何捨己為人，如何自持

，如何處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位真正的孝子。連我曉得的事例和只這一點點。

偉大的振中先生！

三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出殯。致祭的社團太多了，至少有卅多個；而且每個社團都派有代表帶程趕來。有

好幾位朋友對我說：他們不知參加過多少次喪事，只有今天才流眼淚。至於我自己，我已無淚可流了。

我為學校主祭之後，我倒成了一個閒人，和這個點點頭，和那個隨便談幾句。有許多是多年不見的，從星

洲來，從柔佛州各地來，成千人就站在中華公會前。烈日當空，汗淚交流。同學們只待站在校園內。門口掛了

一條黑布，寫上白字：我們永不忘鄭董事長的恩德！

學校裡準備了黑紗，同學們幾乎全部自動拿了戴上。有些女同學已經泣不成聲了。許多男女同學要送到山

上去，我只好答應他們：有車有空位，你們就可以上去。

大約快正午了，出殯的行列才慢慢離開龍引，我的車走在最後。因為車太多了，在馬路上也沒有繼續按次序前進。走出龍引不到三哩，有幾輛送殯的德士連環相撞，大家下車來，彼此看着，「今日是中叔出山……」沒有人再多講一句話，各人上車，又慢慢向前走。

我們師生叫們董事長，普通一班人稱「中叔」，印人巫人則直呼「振中」，客氣一點便是叫「頭家振中」。這是他最後一次走這條路了。這條路，他已不知走過多少次了。振中先生生前開車保持中等速度。五十至六十。有一次，我要坐他的車回學校開會，他開到七十哩。當他開快車的時候，沿途的德士都會讓路，因為「中叔一定有事」。

我跟着大夥兒在後面走，心中好像是空的，沒有思想的能力了。只聽見路旁的小孩在數有多少輛汽車。有一些星洲新山來的執拂者，送到新加蘭就開車折回去了。我記得快到峇株的時候，有一群馬來小孩指着我的車喊：「一百二十八。」

峇株中華商會前，有聯合公祭。由陳初唐先生主祭，粘春山先生宣讀祭文。根據當日的新聞報導：「一時商會門前如堵，哭泣失聲，暗自拭淚者，不可數計，遺愛人間……感人之深，由此可見……當出殯行列於本市行進中，由籃球總會銅樂隊發導，沿途萬人空巷，爭瞻遺容。其汽車行列長達哩許，為歷來祭禮所僅見。天公亦為之傷心，於出殯隊伍進行時，黑雲蔽空，炎威頓殺。由大馬路直上，轉海墘而下蘇丹那街，沿居鑾路以至橋壽山。一代聞人，盡瘁社會，竟長眠不起矣，哀哉！」

我站在振中先生的墳穴上四周看了一下，正面對着遠處有一株樹。我記起山時曾隨鄒子俊先生看過風水，憑我們直覺，左擁右抱，風水很好。

振中先生落土了，送殯的人散了，只有幾位工友準備封穴。我站在那裏，百感交集。死，生，別，訣……胸中充滿了憂鬱，腦海裏卻又空空洞洞似的。那墳穴都使用磚頭砌滿了，我情不自禁的走下去，立刻跪在前面：「董事長，再見了，安息罷！我私人無所祈求，請你在天之靈來維護華文獨立中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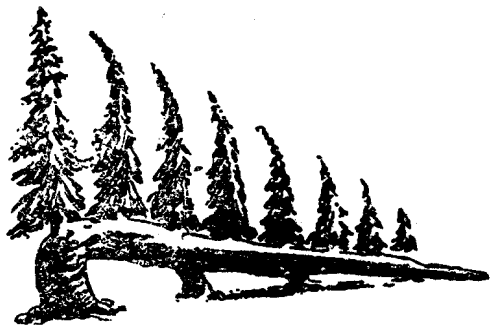
最後我向他說的，只有這幾句話。這時，我的眼淚如泉如雨。忍了一個上午，仍然哭了。振經先生看見我跪下，他隨着也跪在我旁邊。他看見我哭，他也哭了。

他怕我會暈倒，要扶我起了，他好像在勸我不要太傷心。我的家人都走過來；還有鄭華勝君還留在那裡，也走過來。他們把我扶起來。我要華勝去扶振經先生，他所受的打擊比我更大。

我告訴他們：我可以自己走下山。
我們慢慢的走下山來，太陽把我們的影子拖得長長地。

雨落着，在長長的大學路上

■鍾秋生■



唸小學的時候，我是常常繳不起學費的；唸中學的時候，我是靠獎學金度日子的；現在唸大學了，我還是個整天在絞盡腦汁設法各方面節省的窮學生。

我從來不會窮開心，但我也從來不向任何人訴苦。我常常這樣想，窮雖然是件非常煩惱的事，但要不是窮，我在生命中就要少了很多珍貴的回憶。我決不是在自我解嘲；只是覺得，生命已經够平淡了，不能不給自己留一些以後可以回憶的片斷呵！

來馬大唸書，我就更不能不設法多方面撙節開銷。住在大學的宿舍裡，應該是挺舒服的；吃的好，住

的好，讀書環境就更好。但是，這樣的天堂，我從來不去奢想。然而，就是住在外頭，大學附近的房子，租金也够昂貴。日常生活，還是大都市的生活水準。不過，相形之下，爲了「能省就省」，既然還是住在外頭省，所以就住在外頭了。

住在外頭，固然可以節省一些，但交通不便，就是最大的煩惱。馬大學生，無論是住在大學的宿舍裡或投宿在外邊，多數都還擁有一輛電單車。而且，爲了節省電單車的維持費，多數都買二手或三手的「豐拉」。

來馬大的時候，在外邊找房間也真不容易。當然，如果不是因爲窮，什麼都容易，什麼都不必多煩惱。好容易，費了將近一個星期才找到一間「合乎我的條件」的房間。這房子距離學校雖不遠，但少說也有一英里以上。這其間沒有例外的巴士班次，要天天步行去上課，三幾天倒無所謂，常年累月的走，就不是吃得消的。

我雖然知道萬事要省，但想來想去，天天這樣走，在時間上太不經濟。在大學裡唸書，不把時間善加利用，就是白唸。而且，各方面的困難，也因交通問題而產生出來。因此，我決定無論如何，別的可以省，非弄一輛二二手的「豐拉五十」電單車來不可。

新車容易買，舊車就不容易買。尤其是在馬大學年開始時，多少學生都在物色舊的電單車。「豐拉五十」，一般上說比較便宜，又省油耐用，所以供不應求，當然是自然的現象。

我就是這樣。多方托了朋友留心，卻久久沒有消息，所以就只得天天步行上課。風吹，雨打，太陽曬；每天要走那條長長的「大學路」，至少來回各一趟，真不是滋味。不過，有時在路上遇到駕電單車的同學，只要一招手，他們多數會給你方便，送你一程的。馬大學生，雖然很多是思想幼稚，喜歡胡鬧的，但在這一點上，我就要大大的稱讚他們的熱誠。當然，你運氣不好時，在路上遇不到可以送你一程的同學，只好走了。一邊走，一邊回過頭來看看有沒有「運氣」跑過來，最吃不消的當然是你的頸項了。有位指導身心健康的作者，主張多多放鬆肌肉，常常調轉頭項，我想我是做得很夠了。

沒有交通工具，步行去上課，本無所謂（窮了當然只好萬事無所謂了）。但，天天練習「馬拉松」，最担心的就是遇上大雨。落雨的時候，要走完那條長長的大學路，根本不是滋味。但，這般滋味，我是嘗得不少了。很多朋友都羨慕我終於能進到馬大裡來求學了，但不知道他們是也羨慕我飽嘗過的這般滋味？當然，我不是在這裡訴苦。其實，這也不算什麼了不得的苦頭，不是麼？而我相信，比我還要吃苦的馬大生也一定大有人在；我，算得了什麼？

在雨中練習「馬拉松」，我說過，我已有不少的

經驗了。記得有一天，清早起來，天陰霾霾的，雨就老是下個不停。我等又等了又等；雨還是落着，而且又是越落越猛了。第一節有數學課。從小，我就不會逃過半節課不上。有時病了，答應了媽媽不去上課了；但當想起同學背了書本走向學校時，當幻想着老師在課堂上又講了一些什麼時，我又背了書包，告訴媽媽我非去上課不可。以前讀書時是如此；後來在中學裡教了幾本書，習慣地還沒有改變。如今，好容易才又有機會來當學生，就更不捨得缺課了。而雨落着，知道不會馬上就停的，還是冒着雨走吧！在路上，看看能不能碰上一「運氣」，借一程。走吧！

穿上那一件古舊的雨衣，撐一把舊傘；傘本來就不太耐了，雨這麼大，就更受不了了。

越過聯邦大道，出現在冷冷的雨中的是一條朦朧的、長長的大學路！怎麼？今天的大學路，看起來就更長了！

雨重重地敲在臉上，很痛。快快走呵！走得越快的雨衣實在不濟事；褲腳早就濕透了，就連裡面的襯衣，好像也很冰涼的，準是透進雨水了。鞋子麼？裡面盛滿了雨水；跑起路來，鞋身裡噴泉開花，腳底不時發出吱吱啞啞的聲音，聽起來倍覺扭！

臉上有太多的冷雨，用冷冷的手指一把把它撥掉；不一會，又積多了。眼睛裡不斷地出現着「現代畫派」的圖案和線條，毫無規則，用指頭抹掉了；不一會，又在那裡擠眉弄眼，搔首弄姿！但是，路，還

是要跑上去的！

雨，落着，在長長的大學路上落着。回過頭來，看有沒有同學的電單車開來，可以借一程？沒有。再走，走，走，迎着大學路上兇猛的雨點。再回過頭來，看，還是沒有可以借一程的電單車開來。再走，走走……

就這樣不巧！偏偏在這落雨的清早，連一輛可以「借程」的電單車都沒有！還是回過頭來，自己走吧！走快一點，才可以快一點到學校。講師大概快要開講了吧？

雨，落着，落得很大，很重；大學路上，撒開陣陣雨花。雨花很美！但我無心讚賞，因為講師大概快要開講了。

大學路旁的綠樹，在雨中，一定很嫩，一定很美，我想。但我無心細想，因為講師大概快要開講了呵！嘿！這條長長的大學路，在我的一回頭、一仰首的交替之間，就走完了！我真有點不相信，不相信自己竟能走得那麼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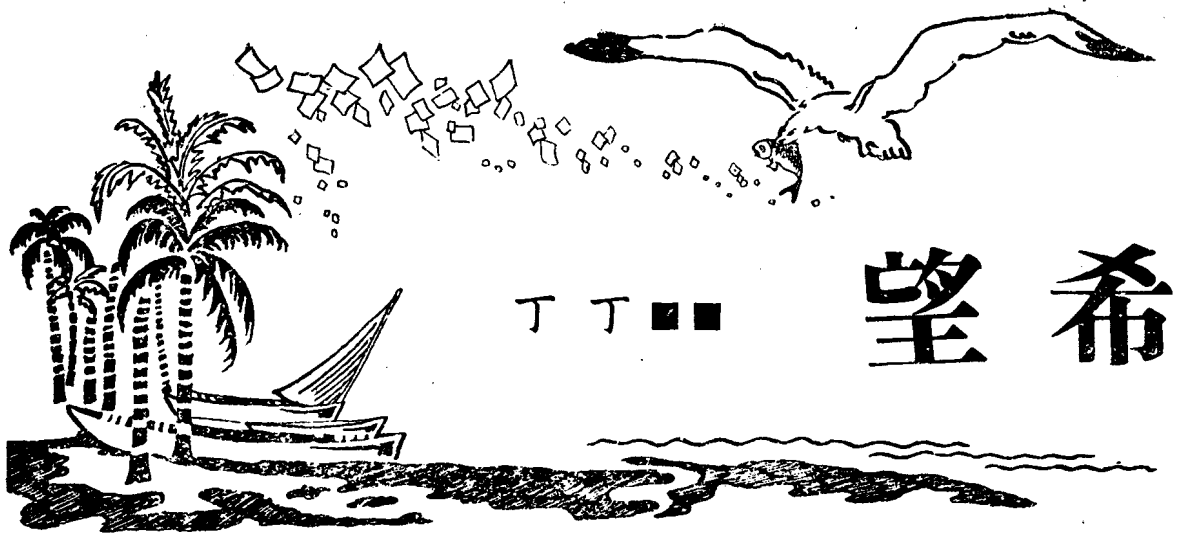
走完了長長的大學路，拐進另一條通往校園的「學術路」。這條路也不短。但人是最會把東西拿來比較的動物；相形之下，這條路就好像沒有距離一樣。不過，也至少要走上十分鐘。

走進講堂時，講師剛好就要開講了。我全身都濕透了，冷得直在打顫，還打了幾個冷噤。但我卻是精神奕奕的；灑過一陣雨後，身心反而覺得舒暢。手雖然是冷的，腳也雖然是冷的，但心是跳動的，心是熱騰騰的。我想：只要心還是熱騰騰的，一切都還是充滿着希望的啊！

尋夢園

潘文為

出帆時 讓我記取
那浪花晶瑩的叮囑
且夢念那一年
載着紫貝殼的小船
撈下妳的微笑
終於 吉卜賽的故事
又佈在流雲上
如此 我踏進尋夢園
園內有絳絳的露 黃昏
園外有織夢的虹
設若 我以鷹之英姿張網
向妳的瞳仁 妳的瞳仁
啊 繡我底每一顆細胞
或是 仰向百合花裏
吮着兩片淺淺的唇
恆是古典的風
自夢湖沐浴以後 遂蘇甦了
是妳 以披霧之眸
綠了 我會守着
那枯黃的季節



又過了一個月。

暑假到了，澄出門的時候比較麻煩。她的母親再三叮囑她不要再觸怒她的爸爸；那個老人，自從她的姐姐從家裡出走之後，留在家裡的時候很少，就是偶然在家碰到，他也常常板起他的面孔，裝出一臉嚴肅。大家都不敢同他說話，他也從來不理別人。這家中倒成了一種古怪的景象，誰都好像心中生了大氣，懶得和人說話。澄的母親每天擡起陰鬱的嘴臉，她仍舊做她的家務，例如煮飯洗衣掃地等等瑣碎的事情，澄有時候也偶爾幫幫老婦人的忙，但她完全是抱着一種心不在焉的態度做工，她天天在計算日子，今天幾號了，又是禮拜幾，大概每星期總有一天她會藉着什麼理由出門去溜一下子——一下子幾乎整整一天，有時還遲到晚上才回。她的母親對她的女兒這種行徑起先大不謂然，結結實實地把她罵了一頓。可是罵過之後，氣也平了，看見澄的眼眶紅了起來，閃着晶亮的淚珠，她又覺得心裡不忍，倒用好話安慰她一陣。

「唉，真是前世作了什麼孽，養出這些兒女來！」她在背後自言自語，接着又匆匆去洗她的衣服了。

澄每星期藉故出門，因為她不想對落失約。那個身患重病的青年，現在內心充滿了苦悶和矛盾。他的父親已經決計要把他送到蘇門答臘去醫治；在暑假中，爲了整備行裝，他和落的哥哥東奔西走，向人打聽去蘇門答臘的手續。醫院的回信來了，表示可以讓落前去，而且信上說，他們檢查了落的X光照後認爲落的病很有痊癒的可能。這張回信給了落的全家人最大的鼓勵，大家忙亂起來，而主張他應該前去的意念也更加緊張起來。當落把這張醫院回信給澄閱讀的時候，她面色露出一種驚喜的神情，差不多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麼，你自然決定要去了。要去多少時候呢？」

「我現在反而爲這件事苦惱，」落用拳頭擊着桌子。「爲了你，我應該去，何況又醫得好呢？但信上沒有說明要去多久。我預算六個月，恐怕會拖得長久些，全看兩次手術相隔多久，說不定會一年呢。」

他的眼光直射在澄的臉上，澄祇是靜靜地聽。

「這一個月來我自己反問我自己，」隔了一會，落又繼續說：「到底去好呢，還是不去好？不去，在海邊住了四年了，藥也不知吃了幾百瓶，但是還不行，你看看我現在的樣子像什麼？去呢，說不定會好，也說不定……」

澄突然阻止落說下去。

「說那些話幹嗎？你又不是病到不能起床！」

「不，我有一種預感；何況你知道，近來的時局很可慮。」

「你真多心。」澄微笑着，輕輕握着落的手。「難道戰爭會蔓延到這地方來嗎？」

「你們女人的觀察和我們是不大相同的。」落又沉思起來了。最後，他抬頭望望澄，果敢地說：「好，那麼我依從你了，我們憑運氣吧。」

但話雖這樣說，澄倒反而有點不安。她覺得這幾年來落的病雖沒有起色，也未嘗到了絕望的地步。這個年青人對她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她的深心裡像永遠纏着他的影像，就在他十分病危的時候，她也以爲一見到他身體上自會輕鬆異常。她希望他的病能够痊愈，雖然她竟需離開他一年半載呢？有時她想到這裡，她的心自然而然的像縛着一塊沉重的石頭，突突跳個不住。

「那也許是我的神經質吧？」她又常常自己向自己解釋。

「最要緊的，」有一次落告訴澄：「你要時常給我信。我只要醫生許可，一定也常常寫信給你。自從我們認識到現在，我們還不會有過這樣長時間的分別呢。」

「我們的確……」澄沉思着，她的發光的眼睛，在落的身上滴溜溜轉了一轉。

在落動身到蘇門答臘去的前幾天，澄幾乎天天去看他。她不管她的母親每一次嘮嘮叨叨的閒話，甚至她的父親一副兇神的面相，她還是一早就離開了家，直到晚上才回來。這幾天落的寓所也格外熱鬧，落的父母親，兄嫂，弟弟，妹妹們，還有幾個平日時常走動的朋友們，知道落就要離別了，也上來盤桓盤桓。落的精神似乎很興奮，他說了很多話，像這樣子幾年來簡直難得看見過一次。

「我和你就要分別了，」就在落動身前一天，落拉着澄到外面一處靜僻的沙灘上去說話。「別爲我難過；

如果妳爲我難過，我是永遠不會安心的，這幾天我一直心煩得很，我真想中止不去，但是我的父親爲我那麼奔走，張羅，我怎麼好使他失望呢？有時我深夜靜靜想一想，假使我的病醫好了，第一個幸福的是我和妳……是的，我爲什麼還要掩飾呢？我能够像朱幽蘭那樣健康，我們真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一對啊。澄，妳倒說說看，當我帶着一個健康的身子回來的時候，我們準備做些什麼事？」他熱情地望着澄，同時拉緊了她的手。

澄紅着臉點點頭。

「這是我們幾年來的願望啊，」落嘆了一口氣。「妳待我這麼好，這麼情深，我是應該爲妳而犧牲一切的。我也知道外面有許多人，爲了妳對我的態度而亂說亂嚷，他們一定奇怪了，妳守着一個病人幹嗎？的確，病破壞了我的幸福，也破壞了我們的幸福，人生究竟以健康爲第一呀！」

兩人沉默了一會。

「如果你的錢不夠，寫信來告訴我好了。」澄低低地說，她似乎不敢正面看落，眼光射到礁石外的海去，海水正緩緩流到他們面前。

「父親已經把一切開銷計算過了，大約六個月是支持得下去的，再多呢，到那時再說，我會寫信通知妳。」落忽然抬起頭來，望着天空；那時天上正飄着朵朵白雲，風一陣陣吹來，好像天上的白雲也在跟着風浮動，幻出許多形象，隨着又化成許多雜亂的雲塊，一會兒在空中消失了。

「人生多麼奇妙！」落嘴裡吁着，他的手依舊拉緊了澄的不放。「雲一忽兒東，一忽兒西，潮水一漲一退，這表示些什麼意義呢？妳可會注意這些變化？」

澄搖搖頭，她狐疑地瞧着落。

「我唯一担心的局，我真有點歇斯里的，萬一我在蘇門答臘的時候，忽然打起仗來了，那怎麼辦呢？一時進退不得，那才要命！」

「何必管那些事呢？就是打起仗來，交通也不會馬上斷絕的。」

「但願這樣才好。」

他們一直坐到吃晚飯的時候才回到樓上去。澄心裡似乎有許多話要說，但話到口邊，不知怎樣又噤了下去。她在落的面前來是這樣子的，也因為她不善辭令，說話吞吞吐吐，所以有些話便只能以眼色來代替。這時候她和落沿着沙灘走回去，她的心裡在想，陪在她身旁的是她數年來深摯愛着的一個青年，每星期她總要來看他一次——大概是最少的次數吧——他雖然病着，在她眼中她並不覺得可怕，坐在他的身旁她好像精神上得到了歸宿，而他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能够深刻地感動了她，甚至像她的姐夫朱幽蘭那樣動人的鬱喪也不

能與之比較。——這是一種什麼奇妙心理的交織呢？她有點茫然，可能是情感作用吧？然而現在，他就要離開她了，從此她在生活上似乎像失掉了依傍，她以後將要過着孤單寂寞的歲月了。這樣一來，她雖然留在家裏的時候會多點，何況還能滿足她的父母親的希望，但她究竟會發覺心靈上的空虛的呀。她或者可以在她的姐姐那邊得到補償，那邊有春活潑的氣息也確有引誘她的魅力，可是，她的姐姐到底是朱幽蘭的太太，不能像落一樣能夠給她精神上的鼓舞。……澄想到這裡，她的眼眶裡又塞滿了淚珠，她突然覺得幾年來不曾坦白地在這位青年人身上表示過的熱愛，如今正在她的血液裡狂熱地奔騰。

「啊，妳怎麼啦，妳在哭！」落驚呼着，立在她的面前。

「是……我愛……你！」她說了這句話，脚下飛快地朝板房疾走過去。

而在亞答樓上，傳出了落的父母親的歡笑聲，和他的哥哥叫喊他們的聲音，鬧成一片。

落動身到蘇門答臘那天，澄一早就到他的海濱寓所去。寓所裡除了落和一個女僕外，並沒有其他人。落告訴她他的家人都在市區的家裡等他。他們用了早餐，落的精神有點緊張，也有點惆悵；他穿好衣服，和澄四面看了一會，茫然若失地和澄走出門來。澄心裡一陣激動，她好像有一種預感——預感什麼呢？她一時說不上來，她覺得她和這房子也有了幾年的緣份，可算熟門路了；這房子裡的一桌一椅，一窗一門，以至外面的礁石海水，在她腦中已織成一幅細密的圖案，雖然她每次來到這裡總帶着沉重的心情，但她還是常常能夠到這裡，她希望能夠從這幢屋子裡找到她的精神上的安慰來。然而這一次離開，也許她從此不再有機會回來了？因此她心裡格外激動了。她偷偷望着落，似乎他也和她存着同樣的感覺；但兩人都不出聲，那時陽光已直射在他們身上了。落低低呻吟了一下，他順手提起一隻老早預備好的小皮箱，便和澄默默步下樓梯去。

於是他們搭巴士車回到落的父親的寓所去。那裡已聚集了不少人，除了落的家人外，還有十多個朋友。他們都是來向落送行的，落一個一個和他們握手道別，他們也向他說了幾句吉利話。他們也都看見澄了，在平淡的面孔上彷彿都帶起一點愛情的神情，可是祇一瞬間而已，澄也沒有覺察到。

輪船大約上午十一點開行。他們十點多鐘才雇車到碼頭去。到了碼頭，因為輪船停在海港中，他們還得乘電船過去。在這一段時間，落始終和澄在一起。澄平板的面孔不時閃起一陣光彩，現在她開始覺得她的面孔上有一點發熱了，然而同時，她的手底心又發着冷汗，她的手竟好像剛浸過了冰。

「呀，你的手很冷！」落忽然捏着她的手，發出低低的驚呼。

「呀，快不要這樣說！」澄連忙阻止落說下去，她用手指輕輕指着眼前的一群人。

「哦！……」落茫茫看着她的面孔，突然他也像觸到了什麼什麼似的，眼前一片烏黑。接着他們都下到電船去，幾分鐘後他們上了輪船，落的哥哥跑到艙裡去替落定了一個舖位，把落的行李安頓好，他們一起踱到外面的甲板上，找了一處比較清靜的地方站着。

「現在你要自己小心了，」落的父親走到落的面前，拍拍落的肩，慈祥地說道：「半年的時間並不算長，假使你真的病愈回來，我們是多麼高興呢，但是一切都得自己小心。」

「是……」落嘴裡漫應着。他的頭腦有些昏亂，不知說什麼話才好。他並不是第一次出遠門，過去他還到過更遠的地方去呢，但却從來不像這一次使他緊張，他靠在船舷，眼光轉到一片碧綠的海面上。

「是的，我想我一定能够好起來的……」他終於說了這一句話。大概是在安慰他的父母親吧，他說的話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表示了什麼意義。於是他的眼光又投到澄的身上。

「妳想是嗎？我會好起來的！」他勉強又說了一句，但並不真正要求澄的回答。大家沉默了，落看見他的母親眼中已滾出淚珠，便匆匆走到他的母親身邊。

「媽，妳爲什麼要傷心呢？我會好起來的，我相信。」

他的母親嗚咽着，她一個字一個字吃力地說：「如果……萬一……你還是……回來吧……」

澄臉上驟然一變，她的心底裡冒起一陣涼意，似乎她的雙手格外冰冷了；但爲了不使人注意，她故意把頭扭向一邊，她覺得臉頰上有一滴淚水直淌下來。

「我……我一定寫信回來，」落昏昏地回答：他只能說這一句話。因爲他不但覺得難以安慰這位慈祥的老人家，而且他已經覺察到澄的神色不大對，他怕在這臨別的一刻太刺傷了她的心，彷彿在他們的前面有一層不祥的陰影籠罩着。

忽然落的父親叫出聲來。

「喂！喂！是時候了。我們得趕快下汽艇。」

果然輪船上汽笛鳴了一聲，立刻船上秩序亂起來。坐船的，送客的，紛紛跑到甲板去，客人們在嘈雜的聲浪中胡亂喊着向他們的朋友祝福，水手們也出現了，小汽艇上站滿了人，而船旁的懸梯上已人頭滾滾。落的父親帶頭引路，他自己緊緊跟着澄，走到了懸梯邊。

「那麼，再見了，孩子，祝你痊癒回來。」

落揮手向他的父親招呼，「再會！」

當澄一脚跨上懸梯時，落忽然喊了她一聲：

「澄，常常寫信給我！」

「哦……好的……」在人潮中落祇聽到這幾個字。

澄跳上了汽艇，和落的家人會在一起。她抬頭望見呆站在船舷邊的落，她見他的眼光正對準了她，而且，那眼光是非常奇妙的，她立刻全身一震。

汽艇逐漸移動了，它慢慢離開了大船。艇上乘客都本能地舉起了手，向大船上的人們招呼。澄剛剛也想舉起手來，但是突然又垂下了，她祇是目不轉睛地向遠處悵望。

「再會！再會！」

落的家人用力喊着，在海風中，似乎她也聽到大船那邊也遙來一陣陣落的回聲：

「再會！再會！」

澄垂下頭，她一聲不響，陷入了沉思。

訣

賴瑞和

是一座寒冰的廣寒殿，在靜靜的深夜

在今朝的日葵中流淚，是一匹

性靈的馬，載負着往事，踐踏在

神秘的馬蹄，叩問晦黯的憂悵

是否，已腐化而生靈？

當回頭時，是銀光的錯誤，瞬即消散

夢囈不復再呢喃，在牆脚嗚嚶

醞釀成一段綠鬱的彩緞，褪色地

結着風鈴的孤獨，吹送着叮嚀的戀曲

在來年，自斷崖，踏過棧道

是一隻跛足的初犢，迎向那獨木橋

告別曇花的懦弱，且膜深谷的燐火

且幻為記憶，在神秘的馬蹄？

尋夢者

· 王開成 ·



小時候我最喜歡做夢，年紀大了却始終夢不成，倘若一定要找夢的踪影，也只能說是支離破碎的聯想而已；我說聯想，其實也很免強。可以說是胡思亂想，想那花花綠綠，

奇形怪誕的，然後將這些帶到睡床上，就變成支離破碎的現象。所以我說，年紀大了始終沒有發過一次有連貫性的夢。

我自己做不成夢，所以總是很羨慕旁人做夢；尤其是甜蜜的夢更令人向往。我想，做夢的人，一定睡得很甜，睡得很可愛；可能是因為我睡得不甜，睡得很可愛，所以總是做不成夢，連那支離破碎的聯想都很免強。我又常常想，即使是觸到那甜夢的一點點邊緣，也該滿足的吧，可是，我連這一點點邊緣都觸不到。

現實的殘酷令我感到消極，也許我是個厭世主義者，可是我對這個社會和周遭的人還存有一份感情；也許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可是我却笑容滿面地過着日子；也許我是一個感情很脆弱而且很豐富的人，可是有時我却變得冷酷無情，冷酷到令人可怕，無情到令人不能相信。正因為具有着那種不定型的流動病症

，造成我這種喜怒無常的態度，和冷眼旁觀的人生觀。我時常發覺自己的態度和人生觀，才是我真正要活下去的理由，不管這種態度和人生觀是對或者錯誤，我都會很珍惜這份實質。也許這樣對這個殘酷的社會有了一點解脫，我說一點，也就是並非完全解脫，也並非這種態度和人生觀所能解脫得了的，這只是一種消極的方法。後來，我想通了一個微妙的解脫辦法，就是做夢。

我想，只有在夢中，才能將一切的煩惱和殘酷的現實束之高閣。尤其是在甜蜜的夢中，悠遊自在地過着夢的日子，晝夜的生活，還有像詩般的聯想，在這種如痴如醉的夢境中才是真正能解脫的妙策。想通這一點，我便盡可能去找做夢的要素；白天盡可能去想那花花綠綠，奇形怪誕的事情，晚上則盡可能去睡得舒適，可是，還是做不成夢，有嗎？就是那可憐般支離破碎的現象而已。一些人都感慨人生如夢，夢如人生；感慨人生的短促，錢財功名如過眼雲煙，浮雲飄忽，勸人不要過份注重錢財功名，人生數十寒暑，今朝有酒今朝醉，當然是人生的最終樂趣，所以盡可能去享樂人生。當然我也知道，可是我以為，能享樂的人生倒不錯的，我並不喜歡享樂的人生，我喜歡迷醉的人生，迷醉的自己。人生真的如夢，夢也真像人生；而且，尤其喜歡在人生做夢，在夢中想那人生，所以，我盡可能去睡得甜，睡得可愛，希望能做個甜蜜的夢。

馬來
文學
譯介

彭古魯的養女

Khalid bin Abbar 著
施耐寒 譯

彭古魯此去將不復返，不是因爲激怒或憎惡，說是帶了心去懺悔，但是任何人都不知悉，幸虧是前往聖地。輪船已在送行者的眼中消逝，乘風破浪的在那廣闊無邊的汪洋大海中航行着。

彭古魯馬日在麥加居住大約四個月後，有一天，哈密和哈山收到彭古魯馬日的一封信。哈密打開信來閱讀，哈山和哈娃坐在旁邊靜靜的聽。那封信這樣寫着：

「我親愛的兒子：
祈禱你平安和幸福。

父目前是在這敬愛的麥加城的一座村莊裡居住。這裡的天氣很炎熱，因此使父常常感到不舒服。有好多從馬來運來的朝聖者跟父住在同一個地方，因此雖然父不大善於講阿拉伯話，但也不會感到寂寞。其實，這並不是父寫這封信的主要目的。主要的

目的離這個可遠了，孩兒請留意父的這一番話。我親愛的兒子！

這個故事是關於大約二十年前父的逸事。這是一個不堪回首而使父感到懊悔的故事。

孩兒請聽吧！在二十年前，我們家後面的紅毛丹園並不是現在這個樣子，當時園裡尙佈滿荆棘。有一天，來了一對華夫婦向父懇求要清除那片荆棘以便開闢爲菜園。父仔細打量那男子，他骨瘦如柴，且臉色蒼白，原來他是一個鴉片鬼；他的妻子可就不同了，雖然她的服裝很縐縷，但她的身材却很苗條，舉止也很惹人注目。

父接受他們的請求，同時還幫他們造一間小房子給他們居住。一年以後，那片荆棘已變成一片種着欣欣向榮和茂盛的蔬菜的菜園了。當時孩兒還小，我們吃菜也不必再到店裡去買了。

當時，她的丈夫時常到城裡去賣菜和抽鴉片。有時她的丈夫很晚才回來。當她的丈夫到城裡去時，父也常到她家去取菜。有一天，父到那小房子去時，她的丈夫剛好到城裡去，而她也剛好沖好涼和正要穿上

衣服。

父剛才已說過，她在父的眼中看來是很漂亮的。那還用說！看到她剛出浴的情景，父已無法控制自己的理智。魔鬼已控制了父的整個身軀。是的，孩兒，父已犯了滔天大罪！父用金錢引誘她。父已做出了恥辱和觸怒神靈的事！父污辱了那女子。其後父會數度借取菜的事故再度污辱她。後來她終於生下了一個女兒——阿蘭，就是孩兒現在叫她哈娃的。她和她的丈夫並沒有生過孩子。除了「阿拉」以外，就只有我們兩人知道這件事。這個秘密被守得很嚴密，連你的母親也不知道這件事。你試看看哈娃的容貌是否有像父呢？

因此孩兒現在才知道哈娃是誰了，她並不是如衆人所瞎猜的是父的養女。她其實就是父的親生女兒和孩兒的胞妹。但是以錯誤的手段——違法、恥辱和罪惡的手段所得來的。

不久以後，她的丈夫得了重病後便去世。她因爲一個人孤獨的居住，有一天便把她的女兒帶來交給父。父接受後便向衆人宣佈那女孩爲父的養女。

現在孩兒應該明白爲什麼父要把三份之一的財產分給她。父希望孩兒能把她當着自己的妹妹，因爲她的母親已返回中國，而且父也無法打聽關於她的消息。

我親愛的兒子！

父已不願再返回祖國。父對於所做的事感到羞辱和懊悔。但是父也無法再永遠的保守着這個秘密。每

當回憶起這件事時，父的心便感到很沉痛。父認爲還是讓父死在這聖潔的麥加聖地好了。

如果孩兒有意要到麥加來，父在此勸你等父死後才前來。

父很慚愧會見孩兒和家人，

父是被魔鬼所因誤，

父已犯了滔天大罪，

父感到很羞辱，

父已種下了罪孽，

父很懊悔，

父想悔過自新。

遙遠的父爲孩兒禱祝。

馬日敏馬力

「妹妹，」哈密說道：「妳不要再哭了，我一定會遵照父親的囑咐不使妳虛度這一生。」他一再的重覆他的話，同時也願意去實踐它。（全文完）

黃崖 著

仙夢

（長篇小說）

在一個喜愛幻想的少女的心中，愛情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但是幻想是幻想，現實是現實。究竟在幻想與現實之間，愛情有沒有分別？請看這本小說。

出版者：新文化事業公司